

協和湖

第六卷第一期

河北省私立潞河中學學生會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十日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協和湖 第六卷 第一期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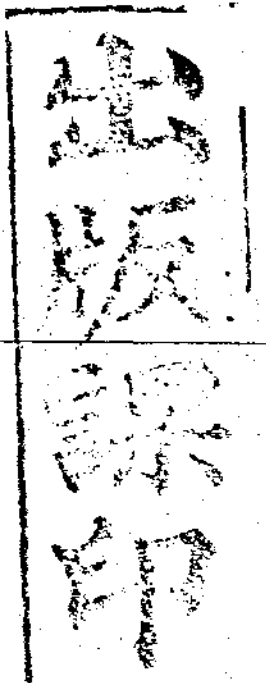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十日

封面	李崇堃	深宵雨	謝宗琦 (八一)
封面題字	琦書嘖	心	謝宗琦 (五六)
「一天工夫」的統計	王乃堂 (二一)	動靜綫	李傳福 (六三)
四課國文測驗的比較	王乃堂 (一〇)	海濱的三日	徐憲西 (七一)
蘋果樹	劉鏡人譯 (一八)	夢	徐增乾 (五七)
「蘇辛詞別派變調說」的探討	湯允章 (二八)	苦瓜書屋雜文	趙慧澄 (八六)
「墨學」與「儒家」之關係及其內容趨志强	(三四)	音樂常識答問	劉永生 (七六)
機關槍手	黃松之 (三七)	到武漢的前後	王達津 (八二)
「我還你，等我發財加倍還你！」	張天授 (四一)	高爾斯華綏著作之中譯本	劉惠民 (三六)
掃	劉惠民 (四五)	本校校友吳澤鏞發明治蚜成功報告	註冊股 (五九)
平通車上	謝宗琦 (五四)	一九三六班畢業生升入大學者	教務處 (三三)
夏夜	王祿和 (五七)	本校各科教員數目	教務處 (九〇)
陽光	李傳福 (五八)	本校四位新先生的籍貫	註冊股 (四四)
薩婆悉達	張天授 (五九)	本季學生會委員名單	學生會 (五三)
		學校消息	註冊股 (九一)
		編後記	編者 (封底)

天
524.82
180.0

協 和 湖

第 六 卷 第 一 期



河 北 省 立 河 南 中 學 校 生 會 編 行

「一天工夫」的統計

王乃堂

在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二日，一九三五班作文的題目是「假若我有一天工夫」。我出這題目的動機：一、他們整天價喊着功課繁重，簡直沒有一點兒自己自由支配的時間，做一做自己興趣所在的事。我很願意知道他們「假若有一天工夫」的話，到底要做些甚麼。二、在沒有旁人干涉純任自己支配的工作中，有沒有適當的計畫？結果，大部分不是希圖無聊的消遣，便是迫於考試而預備功課，再則是不着邊際的幻想……所謂自己自由支配的時間，原來如此利用？我不由得感到極大的刺激。當時會戲寫「一天工夫集錦」略博一笑，文云：

「一天工夫雖短，人之利用無窮：爲應會考而預備功課，爲解疲勞而旅行談天。弔古蹟則長嘯唏噓，訪所憶必共話離愁。救濟農村，不惜親自調查「到鄉間去」，收復失地，更將尋帥練習「走壁飛簷」。蔽身法，張手雷，定能打倒××，堆餚餈，醬豆腐，豈可辜負通州？吃飯睡覺，玩球，洗澡，都經周詳學劃，寫字，答信，散步，靜坐，豈可無謀而行！其餘如胡思，亂想，鬼混，瞎聊，等等細目，不勝枚舉。此皆一天工夫之嚴重工作也！豈不猗歟盛歟，洋洋乎大觀哉！至若視假定爲子虛，以預算爲多事，根本不承認有「一天工夫」者，尙不在此列也。」

可惜當時不會有工夫加以詳細的統計，只能記此大綱。然而終日喊沒有自由時間的人，未必真能够有計畫地支配自己底時間，已經得到一部分的證明。

今年開學伊始，一九三七班同學開始和我見面了。九月三日行過開學禮，九月四日午後便輪到作文。我急於要

明瞭他們底個性和分配自由時間的能力，也同樣命了一個題目「假如我有一天工夫」。出席的共七十七人。因為時間較長的原故（一九三五班作文時間為四十五分鐘，本年改為九十分鐘），這次測驗的結果，內容較為豐富，量的方面可以說，使人相當滿意；質的方面實與一九三五班大同小異。關於個性大部分尚能粗粗表現一些（有的人是應酬作文，而不是發表個人興趣，甚或有因無所把握，所寫與題旨完全無關者），而對於自由時間與自由工作的分配上，却大多數沒有計畫，沒有脫掉日常生活的羈絆。因此我又得到一個新的啟示，就是：人人希望當一個自由人，但人人却未必會作自由人。茲不惜繁碎分科統計於下：

表一

理 科	
類別	次數
演數學	2
採標本	1
理化試驗	1
無線電	1
玩電碼	1
總計	6

表二

體 育	
類別	次數
運動	7
呼吸	2
打球	5
總計	14

表三

藝 術					
類別	次數	詩詞	整理作文	繪畫	參觀畫展
次數	1	1	3	1	7
					看戲
					2
					寫字
					2
					裝釘書
					1
					總計
					18

社		會	
類	別	次數	類別
教	平民學校	2	對農民宣傳
對	農民宣傳	2	一般農作
澆	旱苗	1	捕蝗
復	興農村	1	復興農村
開	農民慶祝會	1	調查鄉俗
調	查漢奸底心	1	調查吸毒心理
調	查漢奸底心	1	勞資對立心理
政	救國	1	政治
改	造社會	1	為人類謀福
為	人類謀福	1	為社會之光
為	社會之光	1	總計
總	計	23	

表四

外		國		語	
類別	英語	法語	德語	日語	總計
次數	5	1	1	1	8

表五

課		業	
類別	次數	類別	次數
上下課	2	聽清筆記	1
溫功課	14	預備考	1
總計	18		

表六

旅		行	
類	別	次數	類別
高	山河	1	江
乘	大田	9	看
自	自然	7	調李卓吾墓
園	園	5	碑
歌	歌	2	總計
喊	喊	2	44
餐	餐	4	
宿	宿	1	
獵	獵	1	
城	城	1	
城	城	1	
圍	圍	1	
口	口	1	

表七

表八

生										活						
類別	起牀	洗臉	吃飯	洗澡	睡覺	散步	乘涼	休息	閑談	喝茶	呆坐	寫信	看報	看書	買書	總計
次數	7	3	8	4	6	10	1	3	7	1	1	5	9	2	1	68

表九

修					養					總計
類別	省過	讀名人傳	禮貌	互助	規勸	惜陰	清頭腦	不驕傲	不灰心	總計
次數	6	1	1	1	1	2	1	1	1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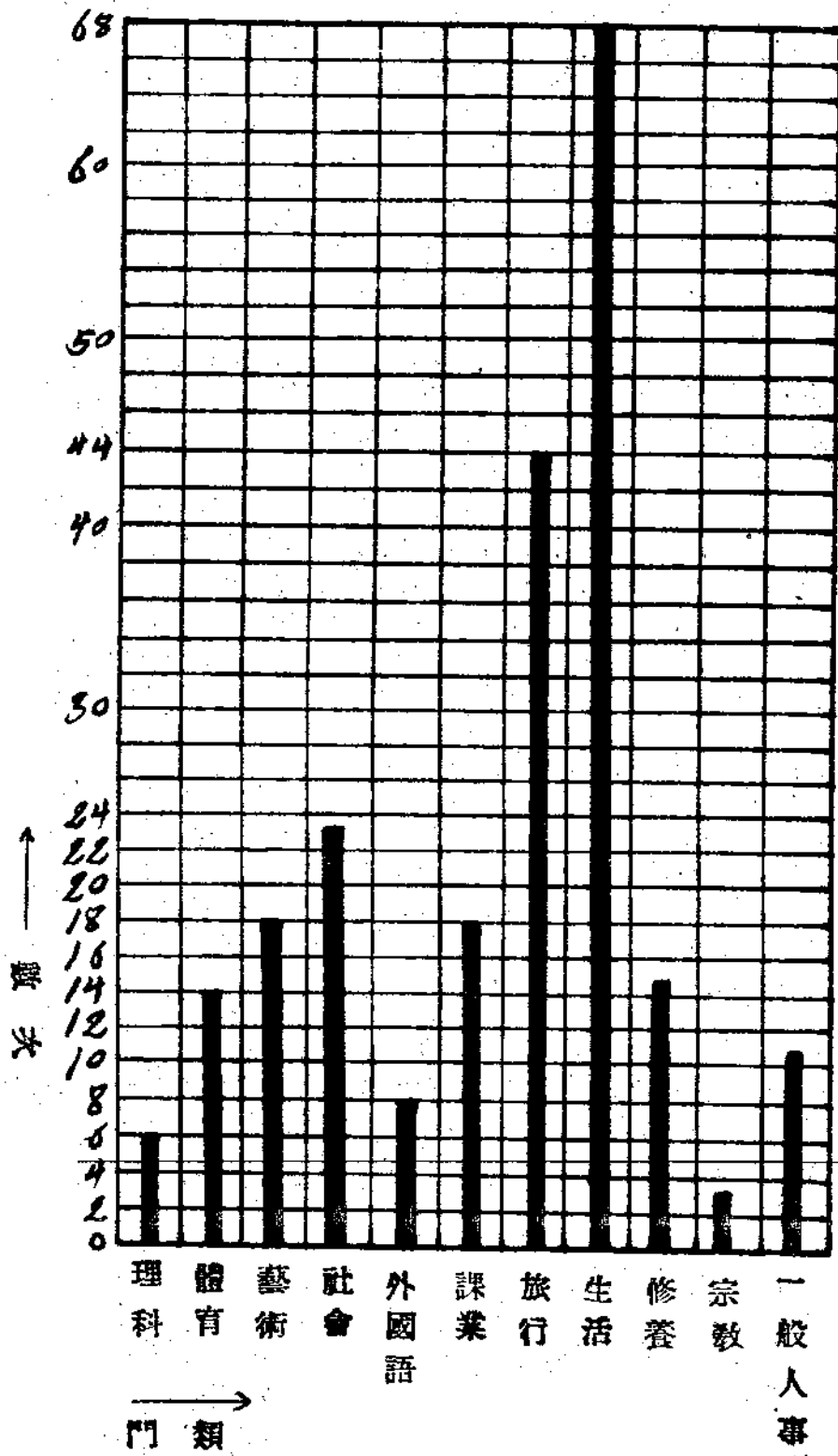
表十

宗			教			總計
類別	祈禱	查經	遇神	神	總計	
次數	1	1	1	1	3	

表十一

一般人事						總計
類別	祭父母	回家	看友	省母	慰妻	總計
次數	2	4	2	2	1	11

若將十一個表的總數比較一下，則如下圖：



觀上圖可知關於民生問題的「生活」直線最高，旅行次之，社會問題與藝術也有相當人數的注意。最值得奇怪的是：在此科學救國高唱入雲，大部分中學畢業生相率投考理科之際，而有興趣研究理科的爲數只六個（我相信本班同學畢業後大部分的目的仍在投考理科）；且此所謂研究，亦只是說「我喜歡演算幾何」，「我高興採集生物標本」，「我喜歡玩無線電」……等等只有意見而無分析的空洞話，並沒有甚麼具體的表述。

不但關於理科各項是這樣，即其他各門類項下也很少想像圓滿，計畫周到的敘述。如關心社會問題的人打算對農民宣傳，并未寫出要宣傳的是甚麼；打算調查鄉間風俗，並不說怎樣調查和所要調查的是甚麼；其他如「改造社會」，「爲人類謀幸福」，「爲社會之光」……不但說不出改造的目的和方法，怎樣爲人類謀幸福，及如何才能爲社會之光，且并不知道一天工夫是否能作得到，或只在此一天工夫裏做一做就算完事！

李安宅意義學自序有云：「我們動不動就說『語言文字所以代表思想者也』，殊不知有好多話只爲說着好聽好玩，心裏舒服，根本即與思想無關，根本即無事實可指。」這次收到的「一天工夫」的計畫，不幸竟大部分是說着好聽好玩的話，根本無所謂思想，更無所謂事實。現在爲節省篇幅和一目瞭然起見，不能一篇篇，或一門類，逐一檢討，只將最顯著的說着好聽好玩，只說原則而沒有事實，或只有意見而沒有思辨的話，舉例於下，以供大家參考和反省：

- 一 做應做的事
- 二 做對己有益的事
- 三 努力做完一天的事
- 四 要做適合心境的事
- 五 做隨時遇到的事
- 六 要充實自己

- 七 補做未完的事
- 八 發放好奇心
- 九 探討人類善惡
- 十 與環境決戰
- 十一 認識自己地位
- 十二 計畫前途
- 十三 經濟時間
- 十四

這些原則，說來沒有人能够反對，并且非常動聽。但假若進一步問「怎樣去做？」，恐怕都要張口結舌無言可對了。除說着好聽沒有意義的話之外，還有自相矛盾的話，既目的在東，却反而向西，所謂「南轅而北轍」，令人感到異常的不平衡。例如：

- 一 打算長日遊玩，又怕對不起社會。
- 二 謂暑假中最快樂，却專寫別離苦。
- 三 在道德範圍裏隨意放蕩。
- 四 由哀怒中求喜樂。
- 五 暑假休息時欠答的一封信，待有一天工六再寫。
- 六 討厭讀書，却偏交費上學。
- 七 視現實一切都是惡魔，却捨不得離開現實。

八 採集生物標本，却大談官貧民苦。

九 譏意在將來，却大談其過去生活。

十 謂一天工夫不能做甚麼事，却又注意此一天工夫。

十一

此外還有類似開玩笑，說來特別漂亮，實際無何意義的話。如：

一 說題目難作，一時想不出話來，假如有一天工夫，他就作一篇「假如我有一天工夫」再交卷。

二 寫字可以健康身體，若臨柳帖，還可以聯想到楊柳細腰那樣曲線美的藝術境界。

再就作法上分類，有下列三種方式：

一 合理式（即計畫時間與工作相符合者），有五篇。

二 日記式（即將起牀盥洗吃飯睡覺……逐一寫出者），有十七篇。

三 談天式（即不管做到做不到，想起甚麼便寫甚麼，且大發其議論者），有五十五篇。

以上所述，容或有些遺漏，但我可以鄭重聲明，這是一種赤裸裸的統計，並沒有作者的任意增削。我很感謝一九三七班的同學供給給我這許多材料，使我從統計的數字中得到了一些新的認識和深刻的反省。

二五，九，一五·潞河。

四課國文的測驗比較

王乃堂

一九三六春學期，本校高三畢業班的功課已經截止，我爲要明瞭半年來所講授的國文，他們在記憶中到底保存了多少東西，乃在最末了一堂的時間內，作了一次簡單的測驗。方法是：從課本裡間雜地選了四篇文章——兩篇論文，兩篇傳記。在講讀的次序上是第一，五，八和第十六課。（全冊共二十四課）發下了作成的四欄的試驗紙，令他們每欄填上一個題目，各就各人對於該課所得的印象，很簡單地分條寫出來。

測驗的教材是：

第一課：深察名號（董仲舒春秋繁露）

第五課：阮籍傳（晉書）

第八課：論說（劉勰文心雕龍）

第十六課：李卓吾別傳（吳虞文錄）

參加測驗者計八十人。

因爲事前沒有規定出標準的表格，而是自由地想起甚麼便寫甚麼，結果收到的材料異常複雜，不容易整理。經過一番檢錄，而分類，而綜合，遂得下列四個統計表：

表 二 第

題 目	類 別	次 數	
阮籍傳	故 事	母	63
		子	14
		女人	101
		酒	95
	特 性	反禮教	100
		尚清談	25
		有才識	43
	其 他	27	
	錯 誤	21	
	總 計	494	

表 一 第

題 目	類 別	次 數	
深察名號	著 者	32	
	名 實	125	
	論 性	44	
	影 響	統 一	7
		迷 信	11
	錯 誤	30	
	總 計	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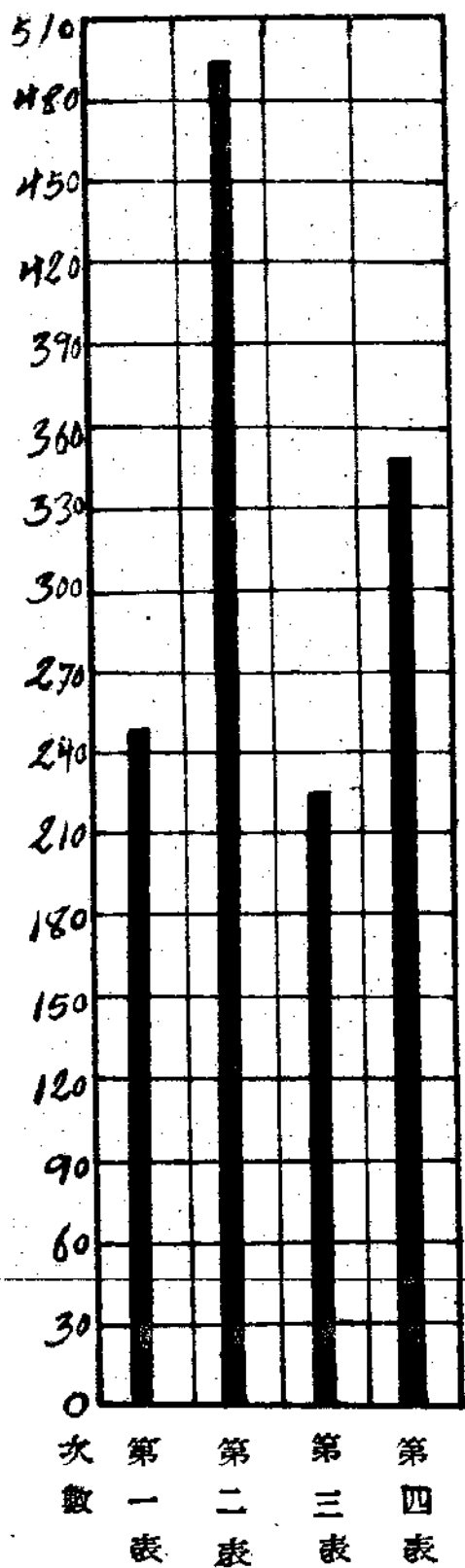
表 四 第

題目	類 別	次 數		
李卓吾別傳	著 者	2		
	籍 貫	5		
	宗 師	4		
	著 作	13		
	性 迎	清 潔	5	
		滑 稽	1	
		自 足	24	
		慕 陶	4	
		講 道	9	
		僧 侶	28	
		薙 髮	26	
		女 人 學 道	37	
		行 拒	學 孔 子	14
			禮 教	22
	近 婦 女		9	
		俗 人	4	
		死 葬	80	
		其 他	4	
		備 伺	12	
		錯 誤	43	
	總 計	346		

表 三 第

題 目	類 別	次 數	
論 說	著 者	11	
	定 義	論 說	25
		說	8
	要 點	論	19
		說	5
	分 類	論	9
		說	5
		備 伺	105
		錯 誤	35
		自 卷	3
		總 計	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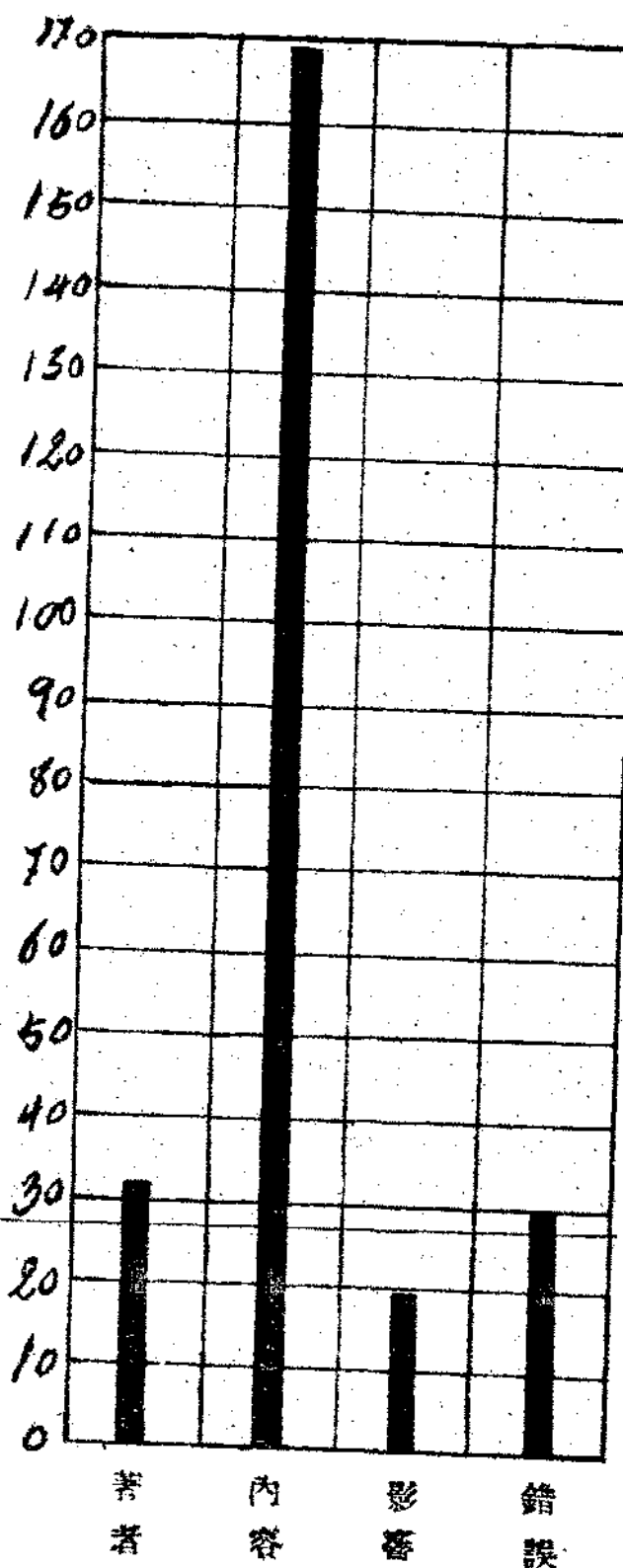
將四個表內次數的總計，用直線圖表示出來



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得出：關於傳記的東西所得印象較深，所寫條目亦最多；關於論說的東西，印象較淺，所寫條目幾乎比傳記少一倍。這大概因為含有故事的材料，近乎一般智力的水平，趣味易濃厚，內容易記憶；關於理論的材料，非絞盡腦汁，不會瞭解，不真正瞭解，便乾燥乏味，一般不願或不肯絞腦汁的人，一定尋不到興趣，因而印象便模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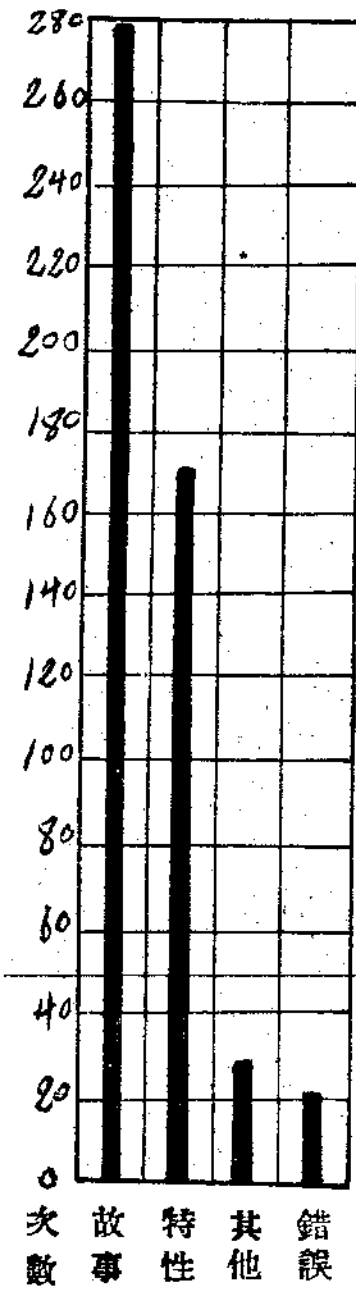
我們若再將各表分別加以檢討，看看最多次數的是否就是全課的要領，抑或買櫝還珠？茲再另行歸類，用直線圖表示出來。

第一表歸類如下圖：（深察名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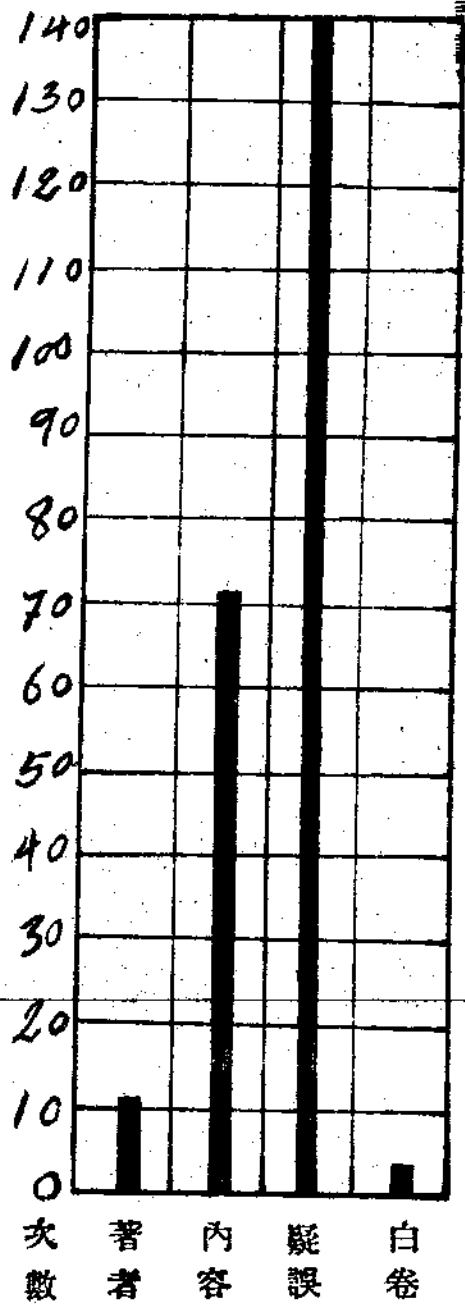
「內容」係指本課所討論的東西，包括名實與論性兩項。「影響」係指本課思想的造因及其對於後世的利弊。按課程標準，高三國文以學術思想為綱，應該從內容裏尋出它底前因後果，而知道它底價值，及其對於整個民族的影響。但從這個圖看來，注意到「內容是甚麼」的確佔最高位，為全次數的百分之六十八；注意到影響的才佔百分之七·二，張冠李戴的錯誤的還佔百分之十二強。現在把錯誤一項暫先擱開，單就只注意內容而不知道它底影響說，足以證明大多數只注意記憶而忽略理解。換句話，便是大多數只知讀死書或死讀書，希望多得分數，而不能夠把書活讀起來認識它底真正的價值。

第二表歸類如下圖：（阮籍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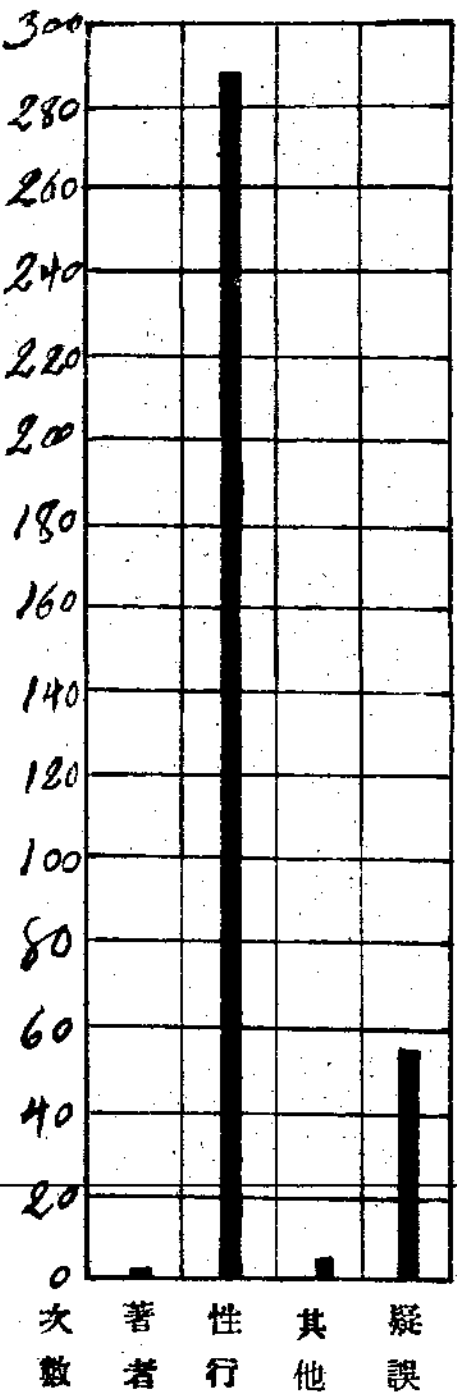
依這個圖看來，最大多數對於阮籍的印象似乎都極清晰而深刻。關於阮籍底故事，在受試者八十人中，每人平均寫出三·五條來。對於特性，平均每人亦寫出兩點來。錯誤一項在四表中亦佔最少數。這恐怕在四課書中是最成功的一課了。

第三表歸類如下圖：（論說）



「內容」一項包括定義，要點，分類三欄。「疑誤」一項包括龐侷與錯誤兩欄。兩條直線相比，「疑誤」線恰好站在「頂天立地」的地位，而「內容」線却將及半腰，相形之下，實不免「自慚形穢」。又所收關於「內容」各條，並不全是清楚而周詳的印象，如定義一欄，「論」底定義有歸納和演繹之別，但若能寫出一項者，便算一次。要點一欄，「論」有體製與方法之分，但若能舉其「一體」者，也算一次。分類一欄，「論」分爲八，「說」亦有順逆之別，所舉大多數不能「具體」皆備，只要不差，雖殘破不完者，也算一次。而本課更有別開生面處，便是增加了白卷三份。尤足證明有最大多數對於本課特別隔膜。這是失敗最厲害的一課。

第四表歸類如下圖：（李卓吾別傳）



依這個圖看來，關於「性行」的直線佔最高位。所謂性行，即指卓吾的個性和行爲而言。因爲在本課文裏，表現個性的地方，就是描寫行爲；描寫行爲也多是表現個性，所以把性行合爲一欄。此欄次數最多，足可以證明大多數的注意點，頗能扼要。但我們再參看第四表各欄，次數最多的仍不外帶故事的各類，如當僧侶，薙髮，允許女人

學道及關於死葬等事。宗師一項，乃明代理學系統的一部分，按思想變遷上說，其關係最大，而能記錄者不過四人。李卓吾主張不學孔子，攻擊一切戴假面具的禮教，在中國思想史上，都有獨到的見解和透闢的理論，凡讀本課文的人，都應格外注意，乃檢視兩欄，總共不過三十六次，尚不及八十人的一半。這和第一表同樣有些遺憾。

統觀以上各表各圖，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幾個結論：

一，大致說來，對於每課內容都能注意到它底要點，還沒有過分地買櫝還珠之病。惟論說一課爲例外。

二，合故事的文章印象最深，理論的文章印象淺。

三，大多數片斷地記些故事，很少知道注意該故事對於當時社會的反映及其思想的聯繫。

四，時間距離的遠近於記憶上似無多大關係。兩個傳記，阮籍較李卓吾爲遠（由講讀到測驗的時間），而對於阮籍的印象却比對於李卓吾的印象爲全備。兩篇論文，深察名號較論說在前，而對於後者的印象却遠不如對於前者的印象爲準確。因此可知「趣味」可以勝過「間隔日久」的困阻。

五，朱光潛文藝心理學序上有句話：「科學家最重要的訓練，是學會看重乾燥的事實，和在乾燥的事實中尋出趣味來」。教者學者却不應該把關於理論的文字當作乾燥無味的東西看，而應該具有忍耐心和創造心，從乾燥的地土裏掘出泉源來。

六，教有對於理論的教材，應該盡量叫它具體化，或與古今的事實互相印證，使它故事化，俾容易瞭解和記憶

(二五，八，十二。)

蘋果樹

高斯華譯著
獨鏡人譯

「蘋果樹，鳥底歌聲，黃金時代。」——瑪利譯：優里辟特底希伯萊特斯。

當他們婚後二十五週年紀念那天，阿瑟斯特和他的太太坐着汽車沿着野外荒地行駛，他們今晚打算在陶基過夜來裝點這紀念日，因為陶基是他倆初次邂逅的地方。這是絲特拉（譯者註：絲特拉是阿瑟斯特太太的名字）底想像，阿瑟斯特天性含有一種熱情。是否早已失掉了她的碧藍的眼睛，如花的魔力，沉着苗條而潔白的臉兒和態度，蘋果般的顏色，這些都是在二十六年迅速而奇異地感動了阿瑟斯特的條件，她現在雖已四十三歲，依然是位美麗的而忠信的伴侶，她底兩頰微微有些斑點，她底灰黑色的眼睛總是很豐滿的。

是她把汽車停住，這裏右邊峭壁聳立，一行落葉松和山毛櫸，有幾棵松樹枝幹伸向山谷，這山谷是在大道與原野中的第一座長而且高的山的中間。她正在尋視一個他們可以吃飯的地方，但阿瑟斯特却毫無所得，正當四月末的時節的黃花草和羽一般的綠落葉松發生檸檬的氣，——在這裏，俯視深谷，仰觀長空，似乎正適合一位工於水彩而喜愛神秘的人所採取的自然環境。她拿着色盒，從車裏走出來。

「在這兒好不好，佛蘭克？」

阿瑟斯特，很像帶鬚的希勒，兩鬢灰白，高身，長腿，一雙深遠而灰黑的眼睛常常充滿了意義并且看來似乎很是美麗，微編的鼻子，帶鬚的兩唇正在開着——阿瑟斯特，四十八歲，冷靜的，緊握着飯籃，也出來了。

「瞧！看哪，佛蘭克！一座坎！」

大道旁邊，鐵路從廣場的頂點走來至於和十道交成直角又經過兩行狹窄的樹林而走去，這裏有座着草的坟墓，六尺長，一尺寬，在西面有一塊白的石板，上面亂丟些酸梅枝子和一把吊鐘花。阿瑟斯特看了，詩情感動。兩條交叉的道路——一座自殺者的坟墓！可憐的衆生，這般的迷信哪！無論何人長眠在那裏，那麼他是幸運極了，沒有像別的討厭的坟墓一樣，刻上了許多無用的字——只一塊粗的石板，廣闊的天空和路旁的祈禱——但是他并沒說出來，因為他知道他太太不是哲學家，他跨步走進廣場，在一座牆壁之下，打開他們的飯籃，鋪下一塊氈子留給他太太坐——當她飢餓的時候她必定停止工作而回來——他從口袋中取出瑪利底希伯萊特斯的繙譯。他讀完了「思卜令」和她的報仇，仰望天空注視白雲，在蔚藍的天空裏顯得格外光耀，阿瑟斯特，在他婚後二十五週年紀念日，希望什麼——他也不知道。人底機體的構造，是如何地不適于生活啊！人底生活的態度是如何高尚而謹慎，但是却常存着一種貪婪的暗流，一種慾望和一種破壞的思想。是否婦人也如此？誰能告我？況且人們發洩他們祈求新奇的慾望，他們的熱烈地希望對於新的嘗試，新的冒險，新的快樂，他們所受的苦痛，無疑的是來自飢餓的反面，是過飽的。沒有人能逃出這個範圍——一種不適於生存的動物，文明的人哪！那裏不能有他的理想的樂園，「蘋果樹，烏的歌聲，黃金時代」，這希臘愛情合唱曲的句子，在生命途中沒有可以獲得的樂土，和永久的快樂的安身處對於這些富有美感的人們，什麼也比不上從事于藝術而獲得的美感能永久存在，因此當我們欣賞她（譯者註：她指藝術）誦讀她的時候，常會感到同樣快樂安閒而沉醉的寶貴的思想。人生中無疑地也有時可以嘗到這般的快樂，那無假的刹那的快樂。但這苦惱是：她（譯者註：指快樂）不過如將雲渡日般的一會兒，不能保持永久，猶如藝術獲得美感一樣，獲得了并且可以緊緊地抱住她。這是轉眼即逝，猶如閃光或自然性靈的黃金般的幻想一樣，可望而不可即呀。這裏，太陽晒着他的臉，杜鵑從荊樹裏送出聲音來。空氣充滿了金雀花的甜蜜的香味，在小的鳳尾草的嫩枝中加雜些星般的酸梅花，這白雲浮動于山嶺之上——現在是這樣的景色，但是一會兒就要過去了——彷彿神靈的臉兒，明明在山嵐之側，但定睛看時就不見了。他忽然坐起來。覺得這張景色確乎有些熟識，這塊廣場，這條道路和身後的老牆。當

他們坐車走過時，他實在沒有注意——從未注意，只想些過去的事或者沒想什麼——但是現在他的確看見了。二十六年以前，正當這個時代，從距此半里的一座田莊出發，走向陶基去，此後他就再沒回來。突然的苦痛纏繞他的心胸；他觸到他過去生活的一幕，這幕快樂而美麗的生活他沒有把握住，任她（譯者註：指快樂而美麗的生活）鼓翅飛入冥冥了；他觸動了隱匿的記憶，一個濃烈的甜蜜的時期，迅速地受了阻塞而結局。回過臉來，用手支頤凝視身前的短草，在這裏小藍乳草在長着。……

這就是他的回憶。

—

當大學畢業那年的四月一日，佛蘭金，阿瑟斯特和他底朋友魯伯特，葛丁作徒步旅行。這天他們從伯蘭特出發打算要到加哥福特。但阿瑟斯特底兩膝壞了，并且按照他們底地圖大約還有七里路的遠近。他們於是坐在和樹林并有鐵路交叉的路旁休息談論宇宙問題，和平常少年一樣。他倆都有六尺多高，瘦得彷彿枕木一般；阿齊斯特顏色蒼白，富于冥想；葛丁古怪，連鬚鬍子，曲眉而凝結好像原始的獸類。他倆都有文字的傾向，誰也沒戴帽子。阿瑟斯特底頭髮是光滑而不鮮艷波浪般分披於兩肩之旁，彷彿常是被擲而向後似的。葛丁却是一種黑而深茂的刷子。他們走了幾里路連一個人都沒碰見。

「親愛的朋友」葛丁說，「憐憫只是良心自覺的結果，這是五千年來的一個大患。如果沒有牠世界上必要快樂些。」

阿瑟斯特，目送浮雲，回答說：「無論如何這是蠶始之中的珍珠啊。」

「我底親愛的朋友，總觀近代的苦惱都從憐憫之中得來。請看獸類和紅種印第安人，他們底感情只限於對他們個人偶發的不幸事件；那麼再看我們自己——對於旁人的牙痛都不能忘懷。我們算了吧，此後我們對於任何人也不動感情，那麼我們就有一個較好的時代。」

「你千萬不要那樣作。」

葛丁沉思着搖動他的亂的頭髮。

「若使身體強壯，必不可挑剔食物。若使感情過于飢餓也是一種錯誤。感情都是向善的——豐富生命的。」

「是的，但是當牠撞着性慾衝動的時候又怎麼樣呢？」

「啊，你真是英格蘭人啊！如果你談到感情，英格蘭人必聯想到肉慾，并且表示驚懼。他們怕的是感情，并不怕肉慾——戀，不是——他們對於肉慾保守秘密有多久啊！」

阿瑟斯特沒有回答；他採一朵小藍花投向空中玩耍。杜鵑在荊棘中叫起來。這時節，這花，這鳥的歌唱！魯伯特談的「心不在焉」了。他說：

「好了，我們走吧，找一個村莊好投宿。」當他說這話的時候，他已經看見一個女孩從廣場上向他們走來。她是從大際裏閃出，跨着籃子，并且你可以從她底膀臂裏看見天空。阿瑟斯特看見了這般美女并不奇怪她爲什麼這樣使他傾倒，他想：「如何的美麗啊！」風吹動她底黑絨裙子打着她底雙腿，吹起她底殘破的孔雀花紋的帽子；她底微灰的外衣既破且舊了。她底鞋也破了，她底一雙小手既粗且紅，她底脖子是棕色的。她底烏黑的頭髮波浪般地覆在她底前額，她底臉是短的，她底上唇也短，露出一排鮮明的牙齒，她底眉毛直而且重，她底睫毛直而且黑，她底鼻子是正的；但是她底一雙眼睛確奇異得很——如露水一般彷彿在那天第一次睜開似的。她看阿瑟斯特——或者因爲他底奇異刺激了她，顛跛地走着沒有戴帽子，並且他底大眼睛釘住了她，他底頭髮向後披散着。他不能從頭上取下什麼東西來，（譯者按：因爲他沒戴帽子。）只舉手爲禮，并且說：

「你能不能告訴我們這兒附近有沒有用莊我們可過夜？我們是走疲了。」

「這裏只有我們底田莊最近，先生。」她說時一點也不害羞，用一點美麗，柔軟而清脆的聲音。

「那兒是你們底田莊？」

「從這裏走去就是，先生。」

「你們招待我們嗎？」

「嚨！我想我們可以。」

「你可以指示我們路徑嗎？」

「是，先生。」

他跛顛前進，不說什麼，葛丁把話頭拾起來接着說：

「你是一個戴溫色爾女孩嗎？」

「不是，先生。」

「那麼你是什麼……？」

「我是從威爾斯來的。」

「啊！我想你是一個塞魯特：那麼這不是你底家了？」

「是我姑母底，先生。」

「那麼你底姑丈呢？」

「他已經死了。」

「誰來耕種呢，那麼？」

「姑母和我三個表弟。」

「那麼你底姑丈是戴溫色爾啦？」

「是的，先生。」

「你在這裏住多久了？」

「七年了。」

「你離開威爾斯以後，你如何地想念牠呢？」

「我不知道，先生。」

「我想你是不記得了？」

「噫，是的！但是那是不同的。」

「你說的是！」

阿瑟斯特忽然打斷了他們的話頭，說：

「你多大了？」

「十七歲了，先生。」

「你叫什麼名字？」

「蜜甘，達維特。」

「這位是魯伯特，葛丁，我是佛蘭克，阿瑟斯特。我們想到加哥福特去。」

「這是很可惜的，你底腿害了你了。」

阿瑟斯特笑了，當他笑時他的臉上很是美麗。

穿過一叢狹小的樹林，他們突然來到一座村舍——一張長而低的石頭建造的住宅，上面鑲着可開的窗戶，在田場裏有些小豬和家禽還有一匹馬跳來跳去地走着。後面有一片短的草坡上面點綴着幾棵白松，前面有一座種着許多蘋果樹的破舊花園，正在開花，枝條垂向小溪，還有一片草地。一個小孩睜着傾斜的黑眼睛放豬，門口立着位婦人她馬上走進前來。女孩說：

「這是娜拉康夫人，我底姑母。」

「娜拉康夫人，我底姑母，」在一支銳利而黑的眼睛，一支野鴨子眼睛似的，并有一個長蚊般的脖子。

「我們在路上遇到你底姪女，」阿瑟斯特說；「她想你今天晚上或者可以容我們住下。」

娜拉康夫人從頭頂到腳跟仔細的打量他們一番，回答說；

「好吧，可以，如果你們能住在一間屋裏，蜜甘，把那空屋子收拾好了，預備一碗乳皮。你們要吃茶吧，我想

經過了用兩棵松樹和些開花的覆盆子灌木作成的走廊，那女孩走進一間房子而不見了，她底孔雀花紋的帽子，橫斜着掩映在玫瑰紅的臉色和深綠色的松葉之間。

「你們願意到客廳裏去歇腿嗎？你們大概是從大學裏來吧？」

「是的，我們是才畢業呀！」

娜拉康夫人敏捷地點一點頭。

客廳是磚地，光的桌子，亮的椅子，一把用馬鬃填製的沙發，彷彿從來未曾用過，真是乾淨得利害。阿瑟斯特立刻坐在沙發上雙手抱膝，娜拉康夫人凝視着他。他是晚近物理教授底唯一兒子，但是人們對於一個陌生而卓越的人，常感到一種驕氣。

「這兒有沒有小池我們可以洗澡？」

「有一個小池在花園裏，但是坐下去也沒不了你們。」

「多深哪？」

「那大約有半尺多深。」

「噫！那就好了，從那兒去？」

「從這小路走去，穿過右邊第三個門，在一棵孤立的蘋果樹旁就是那個池子。那裏有許多小魚，如果你們能捉

牠。」

「牠們或者要捉我們呢！」

「娜拉夫人笑着說：「當你們回來時，茶就預備好了。」

這小池四圍用石砌成，沙底；這棵大蘋果樹在園中是最矮的，牠底枝子向下垂着接近水面，牠剛剛長葉子，別的樹已經開了花——她底紫紅色的花蕾才生出來。因為那裏地方太小容不開兩個人沐浴，阿瑟斯特等待着，一面撒地底膝蓋，一面凝視着廣博的草地，岩石八荊樹，野花，一片山毛搨林遠遠地平坦的在土山上叢生着。每一條小枝都在風中搖曳，每一支春鳥都在叫着，一縷斜陽照耀着綠草。他想到西奧佩利塔斯（譯者註：西臘田園詩人）和沙威爾河，月色，和那女孩底露水般的眼睛，想到了許多事情，可是看來好像什麼也沒想似的他覺得莫明其妙的快樂

二

沉長而豐富的晚餐，有雞子，黃油，果子醬和脆薄新鮮的餅乾點綴着橙黃的顏色，葛丁暢談着色爾斯的故事。談到塞魯特的勃興，並且對於這個家庭充滿了塞魯特血性的發見，使人相信他自己也是塞魯特人了。他躺在馬鬃的椅子上，一支手製的烟捲在他底捲曲的唇邊垂着，用他的針尖般的眼睛釘住了阿瑟斯特並且贊揚威爾斯族的優美。走出威爾斯，走入英格蘭，正如從瓷器變到瓦器一樣！佛蘭克，壞的英格蘭人，當然不能覺察到這種精妙與美麗，並且正確地認識那威爾斯的女孩！微微地搔動他地蓬鬆而潮溼的頭髮，講述她如何地表現出威爾斯詩人莫干在十二世紀時所描寫的事實。

阿瑟斯特平臥在馬鬃的沙發上，腿伸出老遠的，吸着深色的烟管，沒有注意他朋友底話，只在凝想那女孩的臉色，當他添換餅乾的時候。他凝視着她正如看花或其他自然界中美麗的景象——一直等她打了一個寒噤，低頭走去安靜地好像一支老鼠才停止了。

「我們到廚房去，」葛丁說「再看着她。」

這所廚房是塗白而帶檐的屋子，檐上掛着烟薰的火腿；窗台上有許多花盆，釘子上掛着幾支槍，奇異的杯子瓷的和錫的，還有維克特后的畫像。在一串高懸着的蒜底下面，一條窄長用平常木料作的桌子，上邊擺着些碗和羹匙，兩支馴順的狗和三隻貓星羅棋佈底臥着。在爐灶的一邊，坐着兩個小孩，痴訥而忠實；那邊坐着一個強壯，明眼，紅臉的少年，棕色的睫毛和眉毛，他正在擦槍筒；在他們中間，娜拉夫夫人懶懶地震盪着盛些美味煮食的盆子。其餘的兩個小的，斜眼睛，黑頭髮，狡猾的臉色，彷彿小孩兒一般，靠牆坐着談話；還有一個矮小，年長，臉刮得很亮的人，穿着厚絨褲子，坐在窗戶裏默念一本破舊的雜誌。蜜甘，看來倒像一個活潑的動物，從桶裏把酒倒入瓶裏，放在桌上。葛丁看他們是要吃晚飯了，乘勢說道：

「呵！倘若你們允許，我們現在出去，晚飯後回來。」說完不等回答仍舊回到客廳裏。但是這廚房的景象，溫暖，香氣，以及那些面貌，更增加了他們空寂屋中的蕭條，他們仍舊憂鬱入座。

那些孩子們是真正地道的基浦塞的形式。只有一個撒克遜種，就是擦槍的那個。那女孩却很像一位精修心理學的。

阿瑟斯特底兩唇曲屈。葛丁，教他看來簡直是一支饅頭。什麼學問！她是一支野花。一個動物，看來可以使你歡喜的動物。學問！

葛丁繼續說：

「她像是春情發動了，她需要喚醒啊！」

「你想去喚醒她嗎？」

葛丁看他一眼笑了。「你是如何粗野的英格蘭人啊！」——她底曲屈的笑彷彿在說。

阿瑟斯特儘管吸烟。喚醒她！這傻瓜還自覺不錯呢！他推開窗子向外望着。黑暗已漸漸濃厚了。農村的房舍和紗車室都幽暗微藍了，蘋果樹林看來只是一片模糊曠野；空氣中充滿了從廚房發出的木烟。一支鳥回巢較遲，發生

高爾斯華綴著作之中譯本

約翰·高爾斯華綴 (John Galsworthy 1867-1933) 的文學的藝術和其對於社會上的實際影響，被公認為近代英國最偉大的作家之一，他早劇作家，小說家，詩人，劇作多半涉及社會問題，而爭鬥 (Strife, 1909) 一劇中所表現的社會階級爭鬥的殘酷及結果尤在實社會上所發生的影響為巨大。這一期刊載了他的小說藝藪發表年代不詳現由劉鏡人先生譯出望同學能仔細的讀一下。用中國文翻譯過來的他的作品已不少，成集的調查如下：

銀匣 (1906)	郭沫若譯	現代
爭鬥 (1909)	郭沫若譯	商務
法網 (1910)	郭沫若譯	現代
鴿與夢 (1912)	席豫	開明
學譯 (絕版)		商務
長子 (1912)	鄧演存譯	商務
羣衆 (1914)	朱復譯	商務
正義 (?)	方安，史	商務
國網譯		開明
一場熱鬧 (1915)	方光	商務
譯		商務
鼠有皮 (1920)	顧德	商務
隆改譯		商務
遺產人 (小說)		北新
幽會 (散文)	梁遇春	北新
譯計		
有·號者為高氏重要		
作品	(劉惠民)	

一種無精打采的聲音，彷彿恐怖黑暗似的。從馬棚裏傳來馬的呼吸聲和蹄聲。遠望去一片蒼茫大地，再遠有些暗淡的小星通過深藍色的天空顯出白光來。一支梟鳥叫着。阿瑟斯特深深吸了一口氣，對於一個飄泊者這應該是什麼味的夜哪！一種沒有釘掌的馬蹄聲來自小巷，三個幽靜黑暗的影子走過去了——是小馬作夜晚的散步。牠們的頭，黑暗而多毛，仰望著門口。當他底烟管的嘴兒迸出微細的火花，牠們都驚慌奔走了。一支蝙蝠鼓翼飛過發出幾乎聽不清的吱吱聲音。阿瑟斯特伸出她底子，手掌向上，他可以覺出露水溼潤。他忽然聽見嬰孩的呼聲，鞋子墮地的輕聲，接着就有另外一種聲音，清脆而柔和——這是那女孩扶持孩子們睡覺吧，沒有疑問；那幾個字很清楚的是：「不行，瑞克，你不能把貓放在被子裏」；隨後接着一種接觸的笑聲和啾啾聲，輕輕的一掌，低微而婉轉的笑聲使他打個寒噤。又聽到用口吹的聲音，那指示黑暗的燭光就滅了，寂靜無聲了。阿瑟斯特退回房內坐下；他的腿使他很痛苦，他底精神很是憂鬱。

「你自到廚房去吧，」他說，我要睡覺了。

未完

「蘇辛詞別派變調說」的探討

— 湯允章 (S 3) —

「詞」從發生到北宋，中間出了許多作家，但他們的作品多半述說些「閨情」「別意」或流連的光景；那時的代表作品，可以說是花間集。

花間集的作者，最著名的當推韋莊——韋莊字端己，杜陵人，唐乾寧元年進士；入蜀爲王建掌書記，王建稱帝，他官至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他的詩雖然也有名，但遠不如詞，他這首思帝鄉很稱於世。

思帝鄉

春日遊，杏花飛滿頭，陌上誰家年少足風流？

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

這首作品，寫得何等的「婉媚」「柔麗」「細膩」，他這點特長，確不是別人容易趕得上的，尤其是爲惋惜其被王建所奪而作的女冠子詞，情意更見悱惻：

女冠子

「昨夜夜半，枕上分明夢見，語多時，依舊桃花面，頻低柳葉眉。

半羞還半喜，欲去又依依。覺來知是夢，不勝悲！」

這首詞修如何「凄惋」「悵悵」，這種作品，恐怕在婉約派裏，就算最高的成就了，像這類的作品，固然使

讀者愛讀，使作者愛作，然而若把這種風格，墨守成法，千篇一律的，永不改作，終于要鬧得厭煩，甚至於斷送了「牠」的生命。

後來大天才詞人蘇軾出世了——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人，生於宋仁宗景祐三年，死于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他的事蹟可看宋史三三八——他的作風有劇烈的改變，使靡靡之音一變而為豪放不羈，寫出無意不入，無事不言的詞來，現在舉他兩首最有名的

念奴嬌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雲，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無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我們讀過花間集派的詞以後，若再讀蘇東坡的詞，真是別有一番風味，有人說他「縱筆之所之，若行雲流水，曲終猶覺天風海雨逼人」。這確是蘇詞的獨到處。

及至辛棄疾——字幼安號稼軒濟南歷城人，生於宋高宗紹興十年，死于寧宗開禧三年，詳史參宋史本傳——把這蘇派更發展到最高成就，他的詞，方面最多，造詣也最高，許多人把他看作豪放派，這不過只看見他的一面，他

的代表作例如

菩薩蠻（書江西造口詞）

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江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

西江月（劉過詞）

堂上謀官尊俎，邊頭將士干戈？天時地利與人和，燕可伐歟日可！今日樓臺鼎鼐，明年帶勒山河；大家齊唱大風歌，不日四方來賀。

讀了這種作品，我們更知道：這時的詞，已成功了慷慨磊落，悲壯豪放之風了。

我們站在文學發展的立場上看，詩的淵源來自歌謠；後來的詩，反到多不能歌，在文學的地位上，牠有相當的價值，並沒有談到什麼變調別派，然而詞是來源於樂府，從能歌的樂府一變為不能歌的詞，雖是這樣，却已達到最高境界，這時應當怎樣的慶幸才是；然而竟出來一般人批評蘇辛的詞為別派，為變調，他們批評蘇詞的理由，可以說有二點；（一）說他不諧音律。

（二）說他以詩為詞。

（一）說他不諧音律的謬誤

他們的批評，對與不對，我們先不管牠，我們先看第一個批評是不諧音律，假使根據他改疏池燕——琴曲有疏池燕，其詞不協，而聲亦怨咽，因變其詞作闌怨，故寄陳寄常之函云：「此曲奇妙。勿妄與人」詞曰：「飛花成陣春心困；寸寸別腸，多少愁悶無人問。偷啼自搵殘妝粉，抱蕊尋出新韻，玉纖趁南風未解幽惱；低雲鬢，眉峯斂，鬢嬌和恨。」——之不協，而為闌怨之協（侯精錄）；和改歸去來——東坡云：「余舊好誦陶潛歸去來，嘗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作般涉調。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音。請以文選及本傳考之，方知字字皆非舊人也。」

「——不入音律者使就律（蒼溪漁不隱叢話）來證明，可以說他絕對是知音律的，只不過他故意不受音律的拘束，而任意放蕩自己豪壯之情罷了。或者這樣說：蘇軾是一個天才橫溢的人，以往的作家，那個也比不過他的造詣高，方面多，一點諧和音律的雕虫小技，他那會不會？不過他的天性使他故意不這樣做罷了，我們相信：假使蘇軾也多創造些有音韻的詞來，因為天才的能力，恐怕要壓倒群雄，最低限度，也足以趕得上所謂正派正調的詞人，——花間集派——這是我們敢為蘇軾吹牛的。

(二) 說他以詩爲詞的謬誤

說他以詩爲詞的始自陳師道，他說：「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必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這段評語，胡適之先生很贊成，胡先生說：「這本是不滿意於蘇詞的話，但在今日看來，這話很可以表示蘇詞的特色，詞起源於樂歌。正和詩起源於歌謠一樣，詩可以脫離音樂而獨立，詞也可以脫離音樂而獨立（詞選）這段話說得很有理，因為無論詩詞歌賦，全是一種情感的流露，只要感於中，就可形於外，詩詞這東西根本就爲借牠抒寫胸懷的情感，若只爲歌唱只爲玩弄格律而作，那樣很容易傷及內質，很容易弄成無病呻吟的作品，那裏還能作出悲壯豪放的偉大的詞呢？」

批評辛詞的理由：(一) 不諧音律

(二) 掉書袋

(一) 不諧音律之謬

蘇詞的不諧音律，是因爲天才的橫溢，使他不受拘束，然而辛詞是蘇派最高的成就者，自然辛棄疾的天才比蘇軾不世，所以辛詞的不協，不用說，也是天才使他不被音律羈絆，他比蘇詞的成就還高，自然蘇氏作得到的，他更能作出來。

(二) 說他爲掉書袋的謬誤

因爲辛詞好用典，以致有許多人說他是掉書袋，這種論調，更是吹毛求疵，胡適之先生說：「辛的長調，雖有許多用典之處，但他那種濃厚的情感，和奔放的才氣，往往不覺得他在那裏掉書袋，試看吳文英，周密諸人，一掉書袋便被書袋壓死在底下，這是何等明顯的教訓，真有內容的文字，真有人格的詩人，我們不妨給他幾分寬假」
(詞選)，這段話，說得雖然不錯，我們雖然也相當的承認，然而末兩句——真有人格的詩人，我們不妨給他幾分寬假——說得反有些「膽虛」，好像做者有人格，才應特別優待。那麼把辛詞換個人名，能說他的作品不好嗎？這是絕不可能的；我們不能拿現代文學編輯者的眼光來對待古人，現代的報紙，雜誌，有許多的編者，他只看做者的大名來登載，所登載的當然他以爲是好作品，然而一個有名的當代作家，和一個無名的作者，同時投稿，如果文稿全不很好而分量相等，那一定取用有名作家的，試問出版以後，我們能爲作者的大名，而優待他的作品，謬着心說牠好嗎？所以說：詞的掉書袋，掉得好，掉得妙，便是好詞，不管做者是誰，只要有文學的價值，便是好作品，何況辛棄疾做得那麼「悲壯」「豪放」「蒼涼」「哀艷」，一掃浮靡之音的詞呢？還有一層；文學的好壞，以什麼爲標準呢？不是以表現人生，能夠將自己的實感充分表現的，便是好文學嗎？辛詞的好處，恐怕還不止如此。總之，詩詞只要好，無論怎麼做都可以，譬如一隻鮮美的鯉魚，不論用煮，煮，燒，炸，任何的方法，只要做的合適，調和鮮美，怎樣全會好吃，詩詞也是這樣，只要作者有能力，能使人不厭百回讀，還管什麼掉書袋不掉書袋！

批評蘇辛詞爲別派爲雙調的理由，既然這樣不可靠，自然他們的主張，也就是荒謬。我們想：詞的風格，大略爲兩派，一種是婉約，一種是豪放，前邊已經說過；蘇辛詞是豪放派，許多人便說他們爲雙調，爲別派，試問那一種會被規定爲正調，而那一種算是別派變調？婉約能算正調的話，那樣豪放的風格不如婉約嗎？這誰也不能承認！假使我們以豪放爲正派，那能說婉約不好嗎？同理也是不能！因爲站在藝術的立場上觀看，二者的分量是平衡的，不過各有所長罷了。

總之：說蘇辛詞爲別派變調的批評家，他們大概不是豪爽之士，沒有英雄氣概，他們只以自己性情所近的爲正

一九三六班畢業生升入大學者

燕大

米協寅 黃 燕 宋學廣

清華

張宗穎 鄭林慶 周 允 管玉橋

南開

朱武雄 侯立臣 李相宸 吳連勝

師大

閻循榮

平大

衛天健

朝大

陳寶琛 劉繼昌

南京警高

吳純儒

輔仁

張丕瑩 王俊聲

武漢大學

王達津

中大

史麟春

~~東吳——孫東元——~~

齊魯

張潔泉 趙芳瀛 朱雙春 馮光遠 劉澤生

竇文玉 田大慧

派，自己性情不近的爲別派，他們的批評，自然是謬誤，然而他們的文藝鑑賞程度的低狹，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三六，七，廿，雨中

「墨學」與「儒家」之關係及其內容

趙志強(S3)

凡是一種學理，能遺傳很久時期而不磨滅的，一定有不可磨滅的價值在。即以「墨學」而論，歷來受我國正統思想——「儒學」的排斥，秦漢以後，幾乎無人治墨學了。直到清顧炎武、孫承澤、孫承澤、孫承澤，更集諸說的大成，著成墨子閒詁，使墨翟的學說，與變畢現，引起了世人的注意。從此墨子一書，又由黑暗中走向光明的路上。這當然有他所以然的原因。

我們如將墨學分析，底確是一部救世箴言。當春秋列國時代的情形，與現今無大差別，尚攻伐，好奢侈，喜淫樂，效貪污，紛紛攘攘，天道幾乎滅絕。因此墨翟才主張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不過因為他那篇非儒是痛詆孔子，所以才遭「儒家」的反對，斥為異端。

究其寔，墨翟所主張「節葬」是引用夏制；孔子主張「厚葬」「隆樂」是承周制，他們不相容的地方，也不過是非其制不用罷了，本來兩種學說，並沒什麼厚的隔閡。至於非儒一篇，想是墨翟的弟子，假借墨翟的名義，對孔子加諸毀詞，是出乎墨學的道軌，並非墨翟所道的。爲什麼有此設想呢？蓋墨子其他各篇，皆稱孔子或仲尼，祇是非儒篇稱「孔某」，顯然有欲加之罪故改其稱之意，這是第一個疑點；墨翟曾說：「孔子言亦當而不可易」，除去非儒篇外，墨子上未嘗排斥孔子，這是第二個疑點；孔子的遺言，多見於論語家語和其他緯書傳注，也未嘗覓到有攻擊墨翟的言詞（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這是第三個疑點；有這三個疑點，所以非儒篇是否出自墨翟，難免要發生疑問。

按儒家排斥墨學始於孟軻，軻生於墨翟後百年左右。孟子上說：「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又說：「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蓋必當時墨學的別派，橫作議論，或類似非儒篇所說，以至遭孟軻的嫉視而加以排斥，所以韓非子顯學上說：「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可想而知，墨學到孟軻時，已竟分爲若干派別，各派互道眞僞。

墨學因爲自身的分裂，才引起儒家的攻擊。我們不論研任何學問，總要抱定「化驗」「發掘」般的精神，去虛心鎮密的探討；不要盲從，附和，人云亦云的糊塗闖下去。我們對墨翟要加以新的認識，姑把它的内容，略略分析一下：

天志篇，可以說是墨學的總匯。它自己也說：「我有天志，如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它主張人類要交相愛和交相利，凡一事一物，無裨實際，均應廢除。

尚同篇。是代表墨翟講論政治的一篇文章。主張上者以身作則，上行下效，天下成爲一義，以免分裂。所以它的結論是：「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網罟之有綱。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

兼愛篇和非攻篇，主張大家兼相愛，視人之國，若其國；視人之家，若其家，自愛愛人，自無侵害攻伐的事。既不侵害攻伐，也就無所謂外侮，禍患了，結果是世界「大同」，共享和平的幸福。

尚賢篇，是打破「親親」「貴貴」的觀念，採取人權主義，廢除階級制度的思想。

節用篇和節葬篇，是鑒於當時風俗崇尚奢侈，竭力提倡儉節，福國利民。本來人死後，何必「大棺中棺，革園三操，璧玉卽具戈劍，鼎鼓壺滯，文綉素練，火鞅萬領，輿馬女樂皆俱」而後葬呢？勞財耗，其害極大。

非樂篇，是反對王公大人，重徵厚斂，以爲小鐘鳴鼓，琴瑟笙簧，虧奪人民衣食之財以拊樂。

非命篇，既節樂去財，以妨虧虛，可是用之雖節，治生無術，也是不成，所以它說：「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寔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軌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明鬼篇，墨翟反對祭祀，詆責儒家「敬鬼神而遠之」這句話。

非儒篇，因為儒家主張親親，所以要厚葬。又以聲樂可以感化人民，所以主張隆樂，並且重於安常，所以方主有命。和墨學正相反，非儒篇即是抵制儒家的這種主張。

知道這十幾篇文字，是墨學精華所具，讀墨子的人不可輕忽略過去。餘如法儀七患三辯等篇，都是天志節用非樂的餘論。修身親士文頗靡麗，和他篇殊不相類。所染篇是涉及晚周之事，似乎都是後人偽託作品。耕柱公孟等篇，都是些雜而無統的文字。我們若不專攻墨學，很可以從略。經上下經總上下大小取六篇，都是「名學」之類，不能與墨翟的哲學劃入一途。至於備城門以下十幾篇，多述守備方法，類似兵家，不能定用，宜屏棄不讀。

總之墨子一書。寔是一部有益於社會的古書，我們處在現今的時世，應該顧其精華，去加以研究。古今的時代雖然變換，哲學家的真理總是不會磨滅，滿可以拿來與現代的事實對照。現在各國互相猜忌，有的為自己民族的前途打算，總想消滅其他的民族，這是不是「兼愛」？「非攻」？單就中國來說：商品方面，舶來的化妝品和奢侈品充斥，是不是應當「節用」？政治和社會團體方面，動輒任用私人，是不是應該提倡「尚賢」與「尚同」？至於虛偽成風，信義掃地，是不是應用「修身」「天志」來範圍以往的惡習？以上全都有詳加研究的必要。

本季各年級學生數目——四四四人

新生數	總人數	高中一	高中二	高中三	初中三	初中二	初中一	共計
55	83							
3	98							
1	83							
3	57							
6	63							
54	60							
122	444							

機關鎗手

黃松三(S2)

一件苦惱的事！我的大哥送到醫院去了，因為他是患了急性盲腸炎的緣故。

我每天到醫院去看望他；一個星期後，他好似改換了一個人——的確，豐潤的面頰變為消瘦，健壯的手臂，變為慘白枯弱，更有那匍臥在Iron Frame. (註)上輾轉的呻吟……這許多的一切對於我，都是深深的印在腦海裏，使我的憶史上受着重重的刺痛；我想擯棄他，但是還有一件更顯着的事情煩攪着我，——是苦惱的——與奮的，我認識了一位受了傷的兵士，是大哥的鄰床；他的眸子是時時在嵌着晶瑩的淚光的——無血色的臉面被沈重的頭顱壓得低垂着，似有莫大的哀情在他的心靈中溢滿着。

「小同志」！他說：「兩個月來沒有一個人來看我嚟！」

在他的眼色裏，看起來好像在希望我的什麼。

於是我發覺了！他是個沒有親屬甚至憐惜者的孤獨人！同情心像開花彈似的爆發起來；「安慰這可憐的人吧！——我一到醫院，這個意念就在心房裏燃燒着了。」

黝黑的面色裏，微微透着點青灰，光頭，粗眉，話是豫南的口音，潔白的小掛開隙裏，隱約着重重紗布包着的胸膛，腰以下都被白被單掩蓋了，身體是永遠仰臥着，這便是當時的他。

兩個星期後，我們彼此都熟習了，每日的談料差不多全用了他的往事，他是××師××團××連的兵士立過功

續，受過傷，那胸膛上的四個鎗洞——被紗布包的——便是他的恥辱，不，是光榮！

「這是……的機關鎗打的，」他說：「機關鎗這玩意兒挨一挨就是一排呀，我這以『整日裏打雁，到被雁啄了眼呀』！唉：『吃那行，傷那行』一點不錯啦！」他深深嘆了口氣。

「鎗子兒有眼呀！這四顆寶貝都在骨中間入的，一點沒打着胸骨，人家大夫也是治的好，不然……的話，唉……咱們有緣啊！」接着就是一陣喘聲，因為他的肺是傷着的！

他拿了寒暑表，興致勃勃的比喻機關鎗的部份，結構，幾乎忘了是在病床上。

我靜靜的，驚訝的，聽着從他口里來的新奇事情，興奮得想將來一定要去做機關鎗手了。

那滔滔的，不絕的，聲音從他口中吐出，在我耳鼓上流過去，每天，每天，但我很少開口問他。

有一天，我在接收他的招呼剛走進來的時候，隨便的說『請把你受傷的經過講講好嗎？』像一隻巨針刺入舊創一樣，他臉上即刻顯露異樣的顏色了，我後悔起來，爲什麼又重提他的痛心呢，我不過是一時想起的。

「小同志，」他說，沈重的做着手勢，講着胸膛四隻鎗彈的故事。

(二)

「我們的團長在接到命令後，即傳命我們立刻開拔，緊急號狼嗥似的吹着，可是那已是陰沉的黑夜了呀！並且我們又是在距××口數百里的×縣哩！」

「命令是軍人的天職！」不是麼，這個，我們皆誦得生熟了，我們終竟整裝出發了；岑寂的夜，冷酷的夜，雖然有嘈雜的人聲；轆轤的車聲，馬嘶……但仍舊掩不住陰森，每個人的心中都是另一種的情絮啊！

「我荷了粗重的鎗筒，雜在隊伍中行着整齊的步伐，鎗脚架是另外一個人抗着，天上是慘淡得怕人的新月，地面上是人們的踏腳聲，野炮車的骨碌碌……的交響樂，間或有一二林中驚起的噪鴉。

「多少頑長的人影子，朦朧的映在大道上，立刻又滑過去，

「月亮退入地平線後了，東方清晰的露出魚肚色，我們已駐扎在離了口二十餘里的一個小村了——這是受了上方的命令，北面有着疎疎的炮，鎗音，聽說前線有了×師在守着。敵人的飛機不時盤旋上空，好似嘲笑我們的懦弱，許多弟兄不耐煩起來；三天後，終於時候來了，命令是秘密的。」

「準備戰鬥」，連長毫不介意的揮着手。

陰霾的早晨，晦暗的灰色陰雲濃濃的，展散着，「可怕的預兆！」

「大隊散開了，連長領着我們跑向西北角的山崗去，總說×師退却了，今晨敵兵要總攻擊的哩？我身後的伙伴說娘勒格腿！真慫，看老子來幹，我同他的肩上懸架着那隻馬克心，腿架已裝上了，跑起來有些搖擺，曳曳作聲，似乎在應着答話。」

「由對方射過來的炮彈，漸漸密切，連續不斷的轟轟……，空中在共鳴着流彈的尖銳聲，由着經驗好像是野炮，加濃炮，山炮，榴彈炮都有，耳朵裏噁噁然，腦中是在估計敵方的武力，怕不有二百門吧？心中怯怯的，爬上山頭，望望那掩護後退的人師哨兵，隨即散開了，山上沒有完整的戰備，淺淺的匍匐壕，幾座沙堆，俺的馬克心就架在山頭的一堆沙袋後，真鋼的鎗筒英武的向着敵方，兩個伙伴在忙着裝子彈帶，我就鎮定的遙視幾下，開始察看機揆手是緊緊的攥住把手，等候機會的來臨，雖然是不時有開花彈爆起的土石擊在沙袋上，羊牆上有可怕的炸裂聲，但我相信我是在安全地的。」

大家都是默默的，緊張的注意前方；每一個人有一張嚴肅的面孔。

「轟的裏，一陣煙霧升起來，又是一陣，是從炮彈內湧出來的，聚結的瀰滿了天空，昏里權遮了我們的目光，連長吩咐下來——煙幕彈放射，敵軍進攻了——果然，遙遠的，散着的，纖微的黃點，模模糊糊的像似是逼近下，鎗彈如雨點般的飛了過來，兄弟仆下了幾個，那種強巨的火力迫得我們簡直不敢抬頭，漸漸的黃色敵兵只距有一千米達了，不過，命令仍舊是「不許還擊」。

「俺的伙伴幾乎瘋了。腫子是血紅的，直瞪着的。」

敵兵近得可以看見形體了，鬼子嗥叫着，一個個狂犬般的衝上來，排長方才揮下急狙的命令，我欣悅得要笑了，輕輕開了揆門，牠立刻噠噠噠篤篤篤的響起來了，牠每次射擊的極好。因為僅僅是二百米的近距離呀，子彈帶拉過去很長了，順着鎗首看着那黃色的形體一個個倒下去，我心中是暢快的慶賀牠的忠於職務，同時手榴彈也開始活躍，許多兄弟拉出大刀，要在準備衝鋒，但是情形忽然變了，一隻隻大爬虫，用敏迅的速度，爬上山頭來，牠頭部的小鋼炮在努力完成牠的使命，轟轟：我們的戰線立刻混亂，坦克車：呀！連長倒下來，我不由也慌起來，那沉着應戰的馬克沁現在失了效用，那隻戰車下部的重機關却大逞威力的向我們雄射，弟兄們接三連四的倒下來，在所藏的沙包被那連續的掃射拆得破碎，兩個伙伴都掛了彩，一股情恨的火立刻焚燒起來，沒有顧及的，於出大刀，跳出沙包，向着那個黑色怪物衝去；只覺胸前一陣麻木，耳中聽到的是了練的噠噠噠聲我就失了知覺，仰在我的馬克沁下，被破碎的沙囊，壓住了。

「我醒來的時候已在×縣的後方醫院了，胸前火刺刺的，如火如荼的痛苦，使我倒在呻吟裏，據醫院的先生說我們的左翼包抄了敵軍，獲了大勝，遂從側面反擊我們陣線上的鼓軍，而得營救了我們被攻破的右翼上的殘餘兵士」一日後把我送到裏來，取出了胸中的鎗彈，到現在，我已經住了兩個月了，但是那樣重的傷是不容易長好，這的確給我一個大安慰。但可憐我們一連只剩下三個了呢！山坡在破裂着，藏了碎彈殼，但再不會出來飛飛啦！

……
我呆住了。他的胸膛在起伏，他的被單滴滿了淚。

「這樣的戰史……」我想說話，然而嗓子裏有什麼擋住了。

晚上有一個夢，憧憬着……迴旋着……。

大哥病好了，我永沒上×醫院去，也永沒有看見他，但我永忘不了他。

這個……的機關鎗手

(九月一日)

『我還你，等我發財回來加倍還你！』

幾天後(S. 2)

——兒時其一——

正月里跟着媽媽上二姨媽家拜年。她們先是押寶，押完寶又推牌九。這樣我學會了天，地，人，和，長三，雜七……這些名子。一混一混也就會拚對了。也知道了「丁丁」和「二四」配在一塊叫「猴子」。猴子是「山中無老虎，猴子充霸王」的皇帝。

回家約着李二毛，傻丫頭，啞巴……左鄰右舍這一批孩子賭。賭具我們是拿「洋畫」作的，方法極其簡單，就是以鋼筆筒沾了墨在「洋畫」白淨點兒的一面塗點子……贈品也就是「洋畫」

初夏，某一個四點一刻，我抱着書包走到福綬後路——這就是我們住家的那條街——離自家門前三五十步，停着個浙瀝嘩喇地搖筒子的「抽糖的」。

這人。矮矮身子，可是很壯，兩臂肌肉尤顯得發達，臉上放射着一種健康的紫光。穿一身白土布褲掛戴一頂軟草帽，腳上穿着布襪子，鞋子是針紮底的……由動作看起來像是個剛從鄉里來的「土老拙」，由衣冠上看又像是個「斯文人」。——說是「抽糖的」確有些不像，城里小販們老是老光溜滑的傢伙。

他用底一套「行頭」是全新的，與另一個「抽糖的」比起來也不同。一個可收攏的四脚架。一個長「條盆」。一個鑲着玻璃底洋油桶——這裏面裝着糖，糖是白糖拌麵粉做成的，棍形，外面用些黃豆麵保護着。一隻圓的「馬口鐵」筒里裝着「牌九」杆子……其他還有幾張包糖的紙。

李二毛我們這一批人，像發現了奇蹟似地，蜂擁上去，繞着抽糖的圍成了個圈子。……「抽糖的」的規矩是：一個大合子買一根。抽的話，就是贏了得兩根，輸了不得，若把一個大合子分做兩回抽，……贏一回就是一根……還可以抵，抵就是滾賭，一根滾成兩根，兩根滾成四根……

「喂！你以前在那個地方擺攤，爲利子沒有到這里來過。」李二毛好像今天才發現有些不甘心似地。

「我昨天才出來，以前不是幹這個的，昨天擺在二馬路……」他的臉仍保持着平靜的常態。

「……」他臉上浮起了一層薄薄的暗鬱色。

抽，抽，抽——直抽到傍晚，上了燈才住手。我輸了兩個大合子，二毛一個大合子就抵上了一百另二根糖。吧

巴也贏了二十多根。

——這傢伙真不是「行行」。第一天就來個出兵不利，也許這傢伙拿點甜頭我們吃吧——散了回家，大家都笑嬉嬉地，盼望着黎明，盼望着明天下午。

一天，兩天，十天，八天，我們都這樣的過着。「抽糖的」真是個「光子石」，總是他輸。每天下午揣着空箱子回去，不說沒有賺到我們的錢，恐怕還要失兩個本。……熟了，他知道我們的家在那裏，不怕我們跑他的賬，我們也不怕他「吃」了我們的糖——在家里要不到錢時，就賒着抽；贏的糖多了，拿一些吃，也就存一些在他那裏。……這樣來，一躑上手氣好，胆子一大，一過月都可以只吃糖，不花錢了。反正天天「抵」，贏了吃一些，又存一些。——賭的時候，他總感着興趣，歡喜；一會，他發現糖輸多了，就發愁，懊喪着臉子回家。

這一羣猴贏子似的我們，同他鬧熟了過後，就慢慢地問起他家住在哪？有些什麼人起來——我們知道：他姓陳，排行第四，讀書時老師給取的名子叫德貴。他家用人却通叫他「和尚」。現在住在南湖邊上，靠近美華學校的下頭，是他丈人的家。他原來是古老背人，前年那裏遭了一次兵災，錢財都被擄光了，差些子沒把他媳婦搶走；去年春天又遭了春旱，夏天接連着又遭了洪水，沒法子才投奔老丈人家來，老丈人是在洋學堂里當一個「花兒匠」，每

月掙得十來塊錢。……他家里原來很闊，他父親在清朝還捐過貢生。……就是在上前年，他家里也還樂樂和和的。他有兩個兒子，一個十歲了，一個才三歲——因為呆在老丈人家，使人看了心煩，才出來了混混，搞這「洋鋼」；如找得到好事，他就不搞這個了，找不到事，等夏天水退了，他還是要回去種田。……後來他又托我們轉托我們的爸爸，如有事爲他關照多句嘴，那時誰敢向爸爸說「抽糖的」底事……他說了也就白說，小孩子懂得什麼——況且世道如此，誰還管得了這些閑事。

春天，夏天，秋天了。樹枝上沒有了「知了」，田里也沒有了「蛤蟆」，街上也有了賣「修皮琴齋」的。媽媽就跟我換上了夾袍。

天將黑了，其實還不到六點鐘。「抽糖的」來了，他「漸瀝嘩喇」地搖着筒子，一羣人又蜂子般擁上去。今天他可與往常不同了，臉上推滿了笑，我們也不由地歡喜。他老用眼睛注視我們，不時還望望天上的雲，街兩頭的人，以及漸漸燃上了的街燈。

後來他把攤子移在街燈底下。

「喂！明天我要走了！」他咕咕巴巴地拚出來一句話。

「哪里去！」

「漢陽。」

「做利子。」

「別個在兵工廠跟我找了個小差事」

「願？你不來了嗎？」李二毛問

「一時不來了，我特來還你們的糖。要發了財才來了，來接我的家眷去……」

啞巴跑來，又開始抽，又贏了，「抽糖的」一次啞吧三百六十根了。可來盒子裏糖還賺得不到二百根。我們做手

勢告訴啞吧他明天要走。啞吧……哇……哇……地向抽糖的叫了兩聲。我們在地上畫字把「抽糖的」要到漢陽作事去告訴了他。他就歡喜了。他不願把這筆賬白說一聲不要就完事；也不願叫抽糖的這，或欠上。他願把這賬作爲一注抽，輸給賣糖的……可是賣糖的贏死了，連來五「手」都輸了，欠了啞吧六千四百根……：「抽糖的」不抽了，說「倒霉」……：啞吧告訴他說不要他還了。

「我這你，我發財回來加倍還你！」抽糖的比着手勢，搖上攤子，笑嬉嬉的走了

一九三六年五月初稿

註(1)洋畫——香烟包內之畫片。

(2)大合子——宜昌通用四川造幣廠造的銅元，五十文者呼爲「大鴿子」，二十文與十文者呼爲「小鴿子」。

(3)「刺子」——四川土話「什麼」的意思。

(4)「吃」——騙也，不給也。

(5)「洋鋼」——指「生活」略帶諷諧意。

四位新先生的籍貫

張大福先生

山東聊縣

齊大畢業

担任自然科學

劉開祥先生

河北豐潤縣

北大畢業

担任數理

潘智源先生

河北通縣

輔大畢業

担任數理

顧鮑生先生

廣東汕頭

燕大畢業

担任英文翻譯

擋

劉惠民(S. 2)

一 擋

在亂市場近圍，沿著木板路，滿抹了黑污的帶有睡氣味的泥土的全裸着的兩個小孩，在街路上挖了坑，藏下自己的身子，而用挖掉的泥塊擲打着對方。

他們的面孔黑黃，眼角爲污泥所染，鼻孔有掛了土末的灰色淚涕滴出。

七月頭，太陽的黃色光線扼緊地面，活潑，接近，而且跳躍着。空氣彷彿熱得發起火來。

噴吐着泥土，且被窒息着的人羣各面晃着腦袋，張大鼻孔，匆忙的移動過去。市丐，手推車，水桶，爲煤灰染了臉面的運煤夫，搭着白布的茶店夥計……滿滿地擁雜着。

兩個中一個叫律西比的高個的小孩舉起他的手來，嚷道：

「預備啦！好哇；那秘之，好哇！」

他把一手碎散的泥塊擲到那秘之的坑里去。拍手，立刻又蹲下來，用大石板擋住坑口，在里面嘈喊着：

「那秘之！好不啦，來呀，我給你擋上，給你……好啦！」

那秘之咬緊嘴唇，把一塊大泥塊擲出來：

「好啦！」他笑着：「我給你再撲開，搥碎你的頭！腦瓜呀！律西比！」

一個戴了墨鏡持着拐仗的人，突然從人羣里顯了出來，且湊巧的就在他們的近前停下步，敏捷得像一隻狐狸，用手摸着鬚鬚，冷淡的彎下了腰：

「這是什麼，腦瓜子怎麼啦？」

那秘之的臉面立刻發起紅來，抬了頭，爲泥污沾染的眼角在發光。

「您——哪，咳，先生您，您看不啦！就是那泥塊，律西比用來打我的頭，打碎我的石板，來……」他從坑子裏站直了腰，用脚尖推起幾塊泥土塊：「您看吧啦，泥塊就這麼多，還又這麼結實，就這麼結實……」

「唔……噢……」那個人點着頭，直好了彎着的身材。

「可是我啦！」那秘之指指自己的頭：「我沒理會他。」

「是啦！是啦！您爲大義的奉行着！您爲了大義冒險，而他，您是我們眼中的小孩童，却是大義里的大人哩！咳呀呀：您正是我的師弟，弟弟，也許是啦是徒——弟……噢噢，您看我嘴口多笨呀！歲數也不行了，牙齒也就這麼脆，……」那個人喊着，碰了一下他的眼鏡，嘆口氣。

那秘之暗暗伸了一下舌頭：

「他要把我的石板給搥碎啦！您想這不人道吧！一定這不會是人道的呀！」

「但腦瓜子是怎麼一回事呀？您說；『腦瓜子……』」下面的却完了，是不是還在記着您的腦瓜子呢？是啦，您的腦瓜子還像人的，這麼就是保險，您可是能勝利的，」他用拐杖動了動那秘之的頭髮；「這也像啦，您相信着吧！……您是大義的信心者；我……哈喚，我的同路人……」他動手去摸那秘之的頭，却一下子縮了回來。

「他還要把我的頭給搥碎啦！他不……」

「搥他的！」他叫喊着，立刻用手杖在律西比的石板上敲了起來；「腦袋拿出來！拿出來……」

律西比戰慄的立起了身：一見到黑色的兩塊眼鏡，便又生長了不少勇氣出來：於是放低了聲音說：

「先生，您可以相信，我這坑里的土塊都是那秘之擲來進的。企圖把我的石板搥開，搥碎我的腦瓜子……他的正相反，我可以起誓，您只要看看這麼多的泥塊，而且，這一定也不會是人道的呀！他還做了許多別的事，跟您

說了那麼多的謊……」

「謊話？」

「是啦，都是謊！……至……」

「……可是你們爲什麼跑進這樣的坑子里來呀？一面拿腦瓜子當玩的，一面又……」

「您看一下我們這一身就會明白的，這身……」

「這決不像人的啦！」他用拐杖指着他們的裸身子：「這是野蠻呀！知道麼？野蠻？你們正是這「象徵」咧，野蠻的！野蠻的不是人呀，知道了吧？」

「我們是野蠻的？這，先生，一點不明白呀！」

那個人恨力的把手杖向街路上打了一下：

「是啦，爲什麼要光了身子？這是城市呀！睜大了眼睛看看不好麼？你們那樣子不有失體統了麼？」

兩個人紅了臉，那秘之立刻蹲了進去，不敢露出頭來，律西比把身子靠緊坑口，低着聲音說：

「這是我們沒有錢，父母親友也完了，只有這土坑……」

「唉唉，可憐的同志呀……放心誰都可憐你們的哩！」那個人說，正了一下眼鏡，眼光却往遠的地方望去。只有這土坑給我們擋擋身子哩，太陽也晒着！我們並沒有一把扇子可用，您看……」

「你們自己倒打起了架吧？」他提好了手杖。

「不是的，」那秘之露出頭來：「先生，您看一下律西比的那石板多麼大就好了，日光總會晒到我的坑里來，他的却好……他還要佔我的坑……」

那個人把身子向土坑口俯了下去，用了絕望的聲音，一面用手杖打着脚面說道：

「唉唉，你們就看我的這身材吧，多難心呀！我很想到你們那樣的坑里去，就是我這身材，唉，我這身材！」

他的手在顫動，搖動着他的帽子，他的面孔因為焦急和迫要流滿了汗：「牠不讓我在衣服上和扇子上儉省一筆錢；這罪惡看來是多大大呀！儉省，你們做得多好呀！」

律西比的起始為恐懼和羞恥蒙蔽的臉孔此刻泛滿了紅灰的，及從內心散展出來的絕念色氣相融合着的一種神態，他仰了頭，開始用沉重的聲調說出下面的話。

「我們但願現在就已長將像您那麼高，對此我們渴慕着；但這種儉省，在我們並不稀罕，土坑麻煩着我們，也許一到冬天就把我們了結了；然而我們只有這土坑，太陽却一直在夏天和我們做對；土坑我們不再需要，却盼望着您這樣的消耗呢。」

那個人發出一種聲音，那簡直是從他的全身上擠出來的：「那麼，好啦！那秘之，律西比同志！明天你們的情形一定要好一點，上天會憐憫你們的。明白麼？那方面組織得很好，你們可以祈禱一切，你們的親人。現在你們還是安心的擔好了吧！人會說你們的行動是野蠻哩……可是，自然啦，我可憐你們，也惋惜我自己。——呢，是啦，我倒忘了我的一件事，一件公事；那麼，」他動手去脫他麥桿編製的草帽，手掌却一直在靠近草帽沿的地方打着顫：「再見啦！那秘之同志！同志律西比！啊哈再見，再……」

他提好了手杖，趕緊向人叢裏鑽擠進去。

他是著名的守財奴白基張。

(七月二十二日，)

二 嘴臉

一個個高的胖婦人，戰抖得像一堆肉凍，正叫喊着：

「够啦，够啦！停停嘴，用磚頭子照照你那長相吧！看你那嘴臉哪！象鼻頭，狼腿，……嘿，够個麼？鴨子吃扁食，你咽四楞子木頭：還又這呀，那呀，噢！噫，够麼？」

「你要看那樣的光景呀？該死的胖東西！我們滾着從門里擠出來，讓肉皮子受傷，滴血滴，……幹事情，就是

這呀，不成！你照了你的那嘴臉麼？你的那嘴臉……！」

這是泥水匠費洛費，發着熱，而且出汗，她的丈夫。

看衆跑到費洛費女人那裏去，拍肩膀——

「好呀！費洛費老伴！我們來賞識一下這方法，說下去呀！……該死麼？能够；不能够不的呀！你說：我打扁了你，捏成肉團，做餅當褥子……說呀！」

胖婦人發出聲來，緊了一下腰帶；

「對啦，你還要活麼？幹麼跑得那麼遠呀……我要你幹事情！你可以做褥子，就是這材料。跑麼？跑啦？狼腿給你折斷啦！壓扁你的頭！」

費洛費發着熱而且流汗，而且現在跑來，弱小，雜料，發青，腿腳踵踢在水潭子邊的石塊上，倒了，於是滾進泥水坑子裏去，翻着個。

費洛費女人脫掉鞋，踏進泥水裏去，費洛費被提起來了。

「看呀啦！看啦，他變了水豬，他幹着這回事！」

看衆笑着，跳躍，鼓掌，把頭變下去又仰起來：

「完啦！費洛費老伴，一把子戲！多麼笨呀……完啦……」

（八月十六日）

三 傢私

沿着臨近河岸的不平的潮路上，一輛兩匹馬的四輪車緩緩的在進行。車內滿載了破污傢私，黑垢的盆碗，掛了蛛網而且爲炭火所薰的籠籠，鐵錘，篋箱，及折了腿的椅子和旁的物件，一切都爲舊的黑灰所染。傢私上坐着一羣呆着的小孩，車尾上一個白了髮的老太太含着煙管靠緊在傢私上，泛着眼，摸着腿。

「嘿！嘿！……」老馬車夫嚷着，一面在馬的頭頂上攙動着鞭子，往四周的空間里打着響，一面咀罵着這路：

「可够好的呀，如今的道，像他媽的，嚇！不用提啦！陷事頭的勁足嗎……嚙！」

鞭子搖動着，車輪被濕的道路吞進，泥塊結貼到車輻上，轉滾的時候，碎塊旋轉着落下的抬着腿。馬匹流着汗，緩懶

紫青色的云塊在空際排擠着，變幻的互相融蝕。太陽躲在云塊裏一直沒有露出來。孩子中一個較爲年幼的，臉面發青，瘦弱，突然敲打着家俱嚷了起來：

「老馬官，趕到需那偉去麼？趕快呀！快呀！這樣是不行的；傢私在底下不平的支撐着，行進得像蝸牛，而且，我們不是空了肚子麼？你的眼睛總還得看着天呀！喊一喊呀！你的馬，你這車子！」

「咳！咳！……嚙！」老馬車夫起始喊，一面在馬頭上攙起鞭子。

「然而這道路呀！」老馬車夫接着嚷；「這東西，實在不是人的呀！馬蹄子也受累！唉！……嚙！」

「駕！駕！……嚙！」小孩子隨着嚷。

而車，輪子深陷着，車軸油乾的發着響，馬匹流下汗。

「需那偉麼？天不够長啦！」孩子羣敲得響起來；「這類的破傢俱我們會找的呀！快一點趕：你的東西呀！死肉球一樣的動，況且，這東西不是必須的呀！擲掉了；我們也滿能輕一點，日落前總要……」

車尾坐着的老太太驚得臉上立刻冒出幾塊白點子，敲起車板來：

「什麼呀？什麼？這樣簡直是胡說啦！我們這還是歷來的財產哪！丟掉牠，比不得檢得的呀！要做逆種麼？」老馬車夫回過頭，搖着頭，大笑，愉快的轉着左臂：

「好麼？拋掉傢俱……啊呀，比這還有更理想的麼？天頂上，地窟窿里，人間，都沒這例子呀！……我倒喜

歡你們在傢俱頂上坐着靜下來，只要靜就好。——拋掉啦，那是你們祖先的照顧哩！」

「咳噲！駕……嗜啞……」

馬車緩懶的進行着。

(八月二十二日)

一四 同志

「古利克同志！古利克！把犯着規約的人的名字寫下來！」

古利克，低伸子頭，手掌在室際里搖動着，走上台階，身子搖動的，在漸次升高的階台上立直了身：

「同志雅里希，也記下籍貫麼？过生日或是目的呢？」他邁過了一個台階，用手搔起耳朵；「這些人簡直是喝了迷魂湯子啦！連年歲也記不清哩！」

雅里希紅着臉向古利克站立的地方走來，掉着他的手。

「必須這樣作做的，傻子們麼？可是我親自，並且連一般的極細瑣舉動都看過了哩！彷彿這里的行爲，他們做出的時候完全明白呀！但他們竟光了腳，赤着背；對於法紀，說是什麼呢？好啦，他們就已犯了法，與規約的範圍不融會着啦，這個，這，」他下了一階台階，大耳扇被手掌搔頭皮的時刻煽動的顫搖着，開大了嘴，嚙啣出來：「那樣啦，出生日……」那里來的呢！自然這不要少缺着呀！還有目的那東西，不要忘了呀！同志！他們總是這樣在國里移徙着呀！可怖的誰不也這麼說着麼？……」

「自然啦！自然啦！」古利克轉過了身，頭皮發着光，脚步向台階下移起來：「列好了他們的隊伍！拿紙來！」

他大聲命令着：「列好了呀！斯哭力！對你的職務不准居心玩弄着呀！筆哪！手指頭寫字成麼？」

「是啦！」雅里希在背後接着喊：「這是職務！……把你們的目的供出來！居心到什麼上去啦！流氓！」

在走廊的邊沿上，一大羣赤裸着污髒的，多毛的身體的人羣，帶了粗野面貌，在斯哭力的支配下列了隊，用黑猩猩似的手抓扯着破褲管，擋蔽着身體的下部地方，一邊戰抖的大睜了眼睛看着台階頂端。

「說出來！說出來！流氓！」古利克嘈嚷着，把一枝樹條子很重的在一個列隊里的人身上抽了一下：「斯哭！找紙來！……說你的目的呀！該死的傢伙！」

一個枯竭的聲音答道：

「我只剩了這破圍布啦，同志先生……」

「這是什麼？體面到什麼地方去啦？」古利克揚了手，用力在赤裸着的，黑污而且帶着染了血的縫裂的脚面上抽打了一下；「藏起這個來！」

「衣服跟鞋……同志先生！您看啦，我只有這面破圍布，而且又是這麼破啦！」

雅里希呼喘着跳下了台階。

「拿住這個！」他遞了古利克一張油墨刷印的表單：「古利克同志，立刻到代止長官那里去。」

「你們的這情形是犯着罪的，知道麼？腦子怎麼啦？規約忘完了麼？第一六八〇六九條，瞎啦瞎啦！怎麼，爲體面的事體條文寫得清白的呀！」雅里希氣暴的指着列隊里黑污着的人臉吐着口沫，皮肉抖動着：「嘗嘗監獄的味這吧，豬狗！說出爲這樣的目的來！」

「同志先生！」戰抖的聲音答道：「這味道我們願意嘗嘗哩！我們的皮肉受着晒踏的苦惱着啦，情願這結果！」

「那是好啦，好啦！豬性！豬狗！」雅里希狂暴的打起手掌來。「可是這個目的啦？」

「目的啦！咳，我們可是想着活法哩！同志先生！」

「同志先生麼，我卻沒想過活法這玩藝，你們是同志的生下去吧！爲了這目的。」

「可以寫完我們的名字麼？」一些聲音快樂的響起來：「犯了罪的罪人不是麼？」

「但監獄的門是不開的！」雅里希掉轉了頭。

「然而犯着規約了！爲什麼哪？」
 「有不了正的目的啦！總起說，你們想別的目的吧！」他把聲音加重起來：「斯突力！把這一羣趕出去，痛快的趕出去！」

隨後他朝向長官代止的路途上跑了去：

「古利克同志！古利克！這夥子解決啦！快回來！喂！」

（八月三十日）

本學季學生會委員名單

常務主席	侯立溥	膳務股	劉慶峯（長）	學藝股	劉惠民（長）
常務委員	陳中正	財務司	吳通勝	出版課	王達富
	曹天欽	菜務股	李何		陸世傑
消費合作社	高學辛（長）	米麵股	滕人寰		張天授
常務理事	高逢田	濕調和股	張赫揚		趙慧澄
理事	王景蔭	乾調和股	劉金池	遊藝室	謝宗琦
	李榮德	雜務股	傅守正	總務股	馮兆枏
	馬江	肉務股	翁心桐	交際股	喬維熊（長）
	荆玉成	儲藏股	李式薰	體育衛生股	王達富（長）
	張學義	煤務股	李金棚	候補委員	何曠夏（長）
	樊恩裕	客飯股	韓爾昌		李玉元

平通路上

蕭宗琦 (S 4)

帶着風，帶着沙子，黑蛇般蠕動了的車廂，老人點着頭，疲乏和厭倦交織成一個合目低頭的姿式，一個穿紅襖的婦人拿出香烟來，小孩子哭了，咧出來的哭聲在猛烈的輪聲下並不怎麼銳利，却給每個旅客的臉上裝點上一副討厭的表情。然而抱着孩子的少婦很自然，縷縷烟圈從嘴角圍出急急的散了。

車廂的角落，一個滿臉掛着「煙屎」的青年，小身子，大眼睛，頭上發着油光，細脖子上繞着一塊白綢子。神氣十足的拿出香煙來，插在長的黃煙嘴上，狂吸着，然而眼睛却斜睨着幾個拿手杖留小鬍子的外國(?)人。

攪擾的兩個黑衣憲警，後面跟着查票員一齊擁了進來查票員手中的剪子很快的咬着每個客人手中的小紙片，那青年滿不在意索性閉上眼睛及至查票員走到他的身邊，才慢慢的翻開晦暗的大眼無神地溜了一溜。

「票！」小剪子向他張張嘴。

「有護照，忘了帶，下次……」說完好像很有把握的把眼睛瞞向別方。

「你知道不，坐車要買票的，這是國家的車！」查票員把眼睛注視的他。

「我向例就不知道！」說完嘴裏又噙着些什麼被風吹走了。

「那不成」查票員的頭好像「撥浪鼓兒」一搖。

「把我帶去也好，看你把我怎樣」氣勢昂昂的續了一顆香煙，較前吸的更有力了。

「……」查票員怔了一怔，於是面色決定了。

「誰不認識誰，凡正都是官面上的人，又何必……日子長呢！」那青年似乎帶着解釋的性質。

「無論是誰也不成，補票！」堅決的。

「不補，看你怎樣？」強硬的。

「補呵！不然……」查票員瞅着憲警說。

「哼……」是從鼻子冒出來的，把嘴裏的半顆香煙置在地下。

查票員瞅瞅急急走了。於是憲警走過來。以下好像又成了啞劇：車搖動着身子，兩個對話人的嘴一齊動着，然而風都給帶走了，我不好湊近一點。

那青年乘客的眼睛很快的動着在側面分明看出十分兇橫的了，我把眉頭緊了緊，恨不得一拳把這驕氣橫秋的東西

四一拳打出去，然而車廂中的人們（配角）都很自然沒有任何表情。

憲警很爲難，瞅瞅他又瞅瞅在旁邊嘲嚙着笑聲的××人。

不一會，查票員走了，我期待着一定請示了長官有個制裁辦法，誰料想還是兩個字：「補票……」

「……」青年乘客微微一動還是滿不在乎。

憲警來回踱着，充滿了憤氣。

我欣賞着，我屏了氣，好像喜劇已到了最緊張的情節，我喘度着下文，然而會討人厭的跑出另一個人來。

帶了禮帽，穿坎肩的先生立起來很快的付了查票員一塊錢查票員也很快的寫着補票，回手又遞給那位先生四角

洋和一個黃紙單兒。那位先生好像很慷慨，在他拿錢的手上我看出也覽一位癮君子。

我神經緊張了，緊張得幾乎喊出來，可惜這不軟不硬的污辱讓他做了。

「這那兒成……豈有此理……」青年乘客立起來，好像有些窘狀，穩穩的從大衣兜裏拿出一個白色信封來，數着紅綠的鈔洋，約有百餘元。

「對不住……」青年雙手拿起六毛錢送給那位先生，原來黃的臉也飛上一片紅雲。

「沒什麼，我們走路的人，不配和他們……」

「他媽的，誰不認識他，看他把我怎樣，我就不知道什麼叫買票麼，他媽這孽小子就是狐假虎威……」好一位英雄談過去的光榮。

「……」那位先生點着頭。

「這是××商業公會會長」另一位坐客介紹了這位先生。

「我是××秘書長……」青年自己介紹了自己。

「哼……」兩位先生同時立起來點着頭。

心

謝宗琦

古井裏掀不起波紋，
讓青蛙兒任意叫吧！
誰說天是靜的？
在夜裏。

臘燭搖着呆板的目光，
大肚子蚊子，
在皮膚拔出短針，
晃着尾巴走了，
落下個桃紅點子。

冷夜包圍了心。
茶青色的想像
想像會酸紅了眼睛
却漫不起心。

風送來個淡黃
帶着露珠的葉子，
却使我萬分地
驚奇着已經的夢，
心忽然生了翅兒，
忽促地飛了！
飛得那麼自然，
飛向丁香深處，
唉！讓它去吧！
近來我已不需要它了。

一九三六七月十五日。深夜。

夢

徐增乾(S3)

「浮生若夢」，說出這句話的人，大都是在人世間多少經歷過幾番風濤之險，嘗够了人世間的苦辣酸辛，這時午夜夢回，孑然一身，孤燈獨對，回首前塵，不啻邯鄲一夢，因此便自然而然的說出「浮生若夢」這句話來。現在我們聽慣這句話了，幾乎引不起絲毫感觸；可是第一個說出這句話的人，在這短短的四個字裏面，不知合著着幾許悲哀及歡樂的成分哩！

憶昔童年時，時常將夢境當做真事，家中人因此說笑我是個呆子。現在回想起來我並不呆，笑我的人才是呆子，因為他們把人生看得太刻板化了。他們所以都笑我者，不外因為我把夢境當做真事看，似乎有點呆。其實夢幻同真實的嚴格區別又在那兒呢？昨夜你做夢遊西山，今天夢醒回想時不是虛空得不可捉摸麼？同時昨天你到運河去游泳，在今天回想起來，不也是同夢一樣虛空得不可捉摸麼？夢境不可再現，一秒鐘以前的人事一秒鐘以後也是同樣的不能重演呀。昨天的夢同昨天所做的事在今天看來都是過去呀。何必去斤斤然去分別這是

夏夜

王濂和(S2)

黃昏溶盡了烏鴉的翅膀，
窗外是漆黑的；
沒有一絲星光，
也沒有月亮。
屋內火一般的燒着，
連喘氣也要特別用力。
我的眼睛像小孩玩的萬花筒，
看不着自己的孤影；
清靜的路徑，
只是無數星花撐滿了眼眶。
聽不着知了的叫聲。
和村近的鷄鳴，
只是些迷迷濛濛
這霎那，
腦膜上只印上了個「天明」。

夢那是真實呢？夢何嘗不可當做過去的事實看，事實又何嘗不可當做過去的夢看呢？

在這世勢險惡，人心鬼蜮的時候，耳所聞目所見無一不是令人髮指，令人傷心的資料。假使你能把這些都當做夢境去看，豈不是可以減少很多無謂的煩惱與苦悶麼？幾曾看見有人爲夢中事煩惱過？苦悶過？何況你若把一切都當做夢境看，以後回想時更有無窮的趣味在？張三昨天踢你一脚，李四昨天打你一拳，別生氣，沒關係，你祇把那當做黃梁一夢看，你還能因爲夢見張三踢你李四打你而去同他們拚命生他們的氣麼？我便是整天沉浸在美麗的夢境中的一個人。也許有人要說整天沉浸在夢境中豈不太消極了麼？不，不是消極，我把一切做夢境看：一來可以減少煩惱，可以集中精力做我要做的事；二來在「積極」便是有罪的年頭動易招尤，如此便可以消災免禍。而且這年頭你若不睜一眼閉一眼怕不把肚皮氣破？反之你若把一切當做夢境，豈不是息事寧人，天下太平？記得中國有一句俗語曰，「難得糊塗」，可見糊塗兩字是很被人贊美的。整天沉浸在夢境裏，與世無爭，不是唯一的裝糊塗的法子麼？當此天下滔滔的時候，人生本來不過一場春夢，何必事事認真，自惹煩惱，還是把自己沉浸在夢境裏，領略夢異的趣味，凡事裝裝糊塗吧？

(九月十四日)

陽 光

李傳福(S2)

是慈母之唇

溫煦的吻着吧，

是戀人之手

輕微的撫着吧，

漲道的湖水起着層層的細浪。

草叢上的金星子，

無聲息的散了，

化作一片光明。

景色鑄成金質的彫刻品，

湖濱的頑童也安靜了，

只有一絲透明的蟬聲，破開空際

在宇宙裏顫抖着，透明的：

九月十二湖畔

薩婆悉達

(1)

雙天授(S2)

——事見釋迦傳(日記)——

耶穌陀羅(2)再也引不起他底微笑。

還有瞿夷，羅羅羅母……(3)

她們也都打不動他底心了。

他已決定了走，薩婆悉達。

自從遊過了東門，西門，南門，北門……。

讓他看見了生，老，病，死，與乎飛昇。

他就一天一天地，不能安寧。

走——他已經決心。

父親！白淨王(4)底煩惱，

他何嘗不會知道；

不過他已厭倦了凡塵。

本校校友吳振鍾君研究治蚜成功報告

·註冊股

我國近十餘年來，因入超甚鉅，經濟十分恐慌，而入超中，尤以棉貨(棉花，紗布，棉織物等)一項，佔最多數。據二十年海關報告，是年入超總額為五萬萬兩，其中棉貨一項，竟達三萬萬兩，約合法幣四萬萬元，佔入超總額百分之六十。因此國人皆知欲挽救危亡，須從減少入超作起，欲減少入超，又需從提倡棉業入手。

我國原有棉種，產量多較優良美棉為低，品質亦劣，每不適合近代紗廠需要。如欲使棉業發達，必須改種美棉我國產棉省份為冀，魯，豫，陝，晉，蘇，鄂七省。七省中除蘇鄂二省外，全在華北。

蚜虫為華北棉作最大害虫，尤以美棉受害最烈，一般農民，多因無法防治，不敢再種美棉。據河北定縣平教會工作報告。二十二年定縣因蚜害而將棉田耕毀改種他項作物者，幾達三分之一以上，至未耕毀者，則以植株殘缺，成熟延遲，收量大減，即據報載歷年各縣棉農

還有，耶穌陀羅已有孕在身——
王位的繼承，也可向父親言明。

「走！車匿，駕上蹉跎（5）……」

夜里，下月弦半暗不明。

他看了看牀上躺着底耶穌陀羅，

……與一切姝女們睡態安穩。

決心了，決心了——離去宮庭。

風推着車輪，馬匹在前導引。

鷄待叫，已臨近苦竹叢林。

「車匿！你回去，你走！」

你稟告父王

說我已得福了，十分放心

請別掛念。

王位傳給耶穌陀羅壯中之子就行。

……

車匿望着他淚盈滿面。

亦莫不同感蚜害之苦。今經實地調查所得，始信華北植棉有十年九蚜之諺，信乎！此種虫害問題，若不設法解決，則美棉無從推廣；美棉不能推廣，我國棉業前途，難有發展希望。

中央棉產改進所，鑒於此，特於民國二十三年，聘請棉蟲專家吳福楨氏，（中央農業實驗所病蟲害系主任），指導防治各種棉作害虫，吳氏遂派吳振鐘氏從事治蚜研究，經三年多方試驗，對於防治，已獲解決方法。

今年在河北省，試行推廣，最近已大告成功，茲將經過情形，分述於次：

本年五月初旬中央棉產改進所，派棉蟲股副技師吳振鐘，赴冀指導治蚜工作，（與河北省棉產改進會合作）吳氏抵冀後，即於蠶，晉，趙三縣，各劃棉田四百畝，作為治蚜示範區，實施有效治蚜方法。區內棉苗，均於蚜虫發生初期，用噴霧亂噴射藥劑。今年蠶縣蚜害特別嚴重，受害棉苗多無開花結實希望，農民遂將此種棉苗拔去，改種其他作物。惟該示範區內之棉苗，因用藥劑防治，生長異常繁茂，毫無蚜害現象，一般農民，觀此情形，深為羨慕，因而意欲倣效者極夥，但因噴霧亂

「大聖太子！

我隨着您，隨了您修行。」

「走！用不着你，我求的就是清靜。」

薩婆悉達拔出了護身的利劍

剗斷髮，

粉碎了寶冠與髮中明珠。

「喂！你——你走！你走！」

消息傳遍了迦維羅衛。(6)

白淨王底心中萬分難忍，

雖然是命中注定

那里沒有些父子之情。

王師，所有的一切權臣，

都上鞍向叢林飛奔；

待找到薩婆悉達

他已高坐在菩提樹下，全然安定。

「大聖太子！……請回

老王已在後跟……」

「噯！你們——回去

能力有限，每具祇能噴射少數棉田，其大部棉田苟無大宗噴霧器，雖有殺蚜藥劑，仍然束手無策，一般農民因無力購買噴器，以致不能防治蚜虫，莫不引為憾事，後經吳振鐸氏苦心研究，改用浸沾方法，較用噴霧器噴射，尤為便利，一般農民，聞信之下莫不喜形於色，北黃莊農民首先採用，效果甚佳，附近村莊亦紛紛做效，旬日之內，防治棉田竟達一萬餘畝。中央農業實驗所中央棉產改進所及河北省棉產改進會，合派棉虫技正吳福順，植棉技正張益三，前往蠡縣視察，日前返京，據談，該所在蠡縣等處，推行治蚜，確已大告成功，一般農民，因見治蚜効力宏大，治蚜後棉株發育特別繁茂，多目為神技，紛起做行，春月之間，推行治蚜棉田，已達一萬五千畝以上，每畝至少可增加收入五元以上，至所用藥劑及棉油乳劑及烟草水兩種，用棉油乳劑治蚜每畝每次僅需藥資一角左右，故一經推行，棉農即羣起購買棉油或棉草，一時附近村鎮棉油價格飛漲，棉草售賣一空，推行之速，可見一斑，尤以此次推行治棉，藥劑不用噴霧器噴射，而改用浸沾法，婦孺老幼，均能在田間工作，棉油乳劑，雖為最經濟之藥劑，苟調製不得其法

你們！你們！你們！

(四月未定稿。)

註：(一) 薩婆悉達——爲釋迦右俗之名

(二) (三) 耶穌陀羅，瞿夷，羅睺羅母，均

爲釋迦之孀妃

(四) 白淨王——或作淨飯王。

(五) 鞞陁——白馬

(六) 迦維羅衛——Kapilavastu

星

張天授

傍晚。

坐在暗藍的天空下，我們

同數着天上的星星，

一顆，兩顆，三顆，……

哪是「北斗」，哪是「啟明」。

你說「那」是我底心。

拜拜諾娃，

我看是你底眼睛。

，必致發生葯害，幸由中央棉產改進所化學股孫雲沛氏，於本年七月二十五日，發明調製新法，用任何棉油，均可做成乳劑，此種發現，益使治蚜推廣前途增加無限保障。中央棉產改進所及中央農業實驗所以此次蠶縣治棉，既爲中國農業一大成功，決於年內召開全國治棉習會於南京，使全國普遍依法治棉。河北省棉產改進會爲使此次治棉方法，迅速推行起見，決令全省一百八十名植棉工作人員，全體担任治棉工作，預計該省明年推廣治蚜棉田，可達二百萬畝，豫，陝，晉，魯四省。亦在計劃中，其中推行治蚜棉田，亦在二百萬畝以上，後年華北五省，預計推行治蚜棉田，當在二千萬畝以上，以每畝增加收入五元計算則二千萬畝，可增加收入一萬萬元，且棉虫問題，一經解決，則以適於華北風土并具產量豐收，品質優良惟狀之美棉推廣之，農民因其價高利厚，必競相種植，則數年後，不但華北美棉可以盡量推廣，則全國：產定可十分發展，達棉產自給與棉衣輸出以補救入超之最大目標，事在指顧間耳，因此中央農業機關，均認此次治棉成功，關係我國經濟前途極大云，

「那兒？那兒？我拉啦，乾脆一毛半！」

「您坐汽車？您——」

「您再賞我們哥兒倆一毛錢，大遠的給您扛來！……三件行李……」

兩個車站的外景：汽車，人力車，脚夫……擠着，進退着，嘈雜的，紛亂的，人走不完，車的輪子不停的轉着，旋轉着。

一路電車忽忽的穿過城洞，二路電車忽忽的穿過城洞，滿裝着人，紳士嘴裏銜着雪茄，扒手乘機偷偷活動。

「票！票！還有那位沒買？」

關帝廟的黃瓦閃着夕陽的紅光，大士廟的黃瓦閃着夕陽的紅光，人們的臉上閃着夕陽的紅光，廟帝廟，大士廟的兩根大旗竿頂着一天紅霞。

一陣風刮來，風裏捲着沙土，勞動者的臉上流着黑泥汗，一條條的滴在平滑的柏油馬路上，輪子不停的旋轉。清麗的履聲在水門汀上響着，便道上有被高跟鞋擊着地豐滿肉感的腿，在走着，同時臂也被戀人像手仗似的掛在臂上，拖着醉了似的軟軟如棉似的身子。

路旁的小槐樹，樹幹被塗上白色的石灰，和直立的水門汀的電線桿子排列得整齊的拉長着，拉得遠遠的。

柳絮在車輪下捲着滾，一團團的滾過平滑的柏油馬路，滾過勞動者的黑泥汗。

風捲着沙土，撲過塗着夕陽的四面鐘樓的尖頂，撲過高大的無線電臺，撲過人們的身體。勞動者的臉上流着黑泥汗，一條條的滴在平滑的柏油馬路上，輪子不停的轉。

一路電車鏗鏘的響着穿過城門洞，二路電車鏗鏘的響着穿過城門洞，雪茄的氣息散佈着。

夕陽漸漸深黯，交民巷的牌坊和前門樓默似的鼎立着。

一九三五，三月。

二，張家灣

炮火下的殘渣漸漸恢復了戰前的景況，惟有滿生着野草的廢圮，還未忘掉庚子年的那場悲劇，蔚藍色的天上堆積着連綿不斷的白雲——那是二十多年前的舊樣子，現在依然存在着，西風在樹梢上嘆息。

堡門外的石橋，凹凸不平的鋪着些老石塊，車輪碾在上面發出嚙嚙的響聲，橋下乾枯得只剩一條細小的水溝子，被太陽蒸發得放出使人作嘔的氣味，兩岸連續的倚靠着些泥土的房子，有的頂上塌個大洞，有的坍成一堆碎土，淒涼的景況呈顯着現代農村的破產，到處籠罩着灰色的氣息。

街上：車輛，騾子，行人擁擠着，商店的大紅邊字號幌子在頭上搖擺，酒館子裏坐着些過路的旅人，油果炸子和落花生仁散亂的扔在桌子上，一個個喝得臉紅頸粗——牆上貼着一副爲煤煙燻黑了的對聯：

「世路難行錢作馬，

愁城易破酒爲兵。」

田裏，老人托着烏籠緩緩的散步，大半世的幸福與折磨，浪花似的消失在那鬆弛的腦子裏，眼前的景況像一條會變化無尾的花帶，匆匆的滑過去，從前的繁華，從前的制度，從前的世態人情，現在……：……眼前是無邊苦旱的荒苗。

傍晚，天上一大群烏鴉由西往北啾啾的飛過，一縷縷的炊煙從屋頂上飄出，這時，街上就現出了牠冷落的原形

一九三五，十二月。

三，都市外的繁華

太陽剛剛露出頭來，照得大地紅撲撲的，草兒綠油油的閃着光。

在綠草中間的橙紅色的大道上往來着牛車，農人紳士，土財主，孩子們。

迷信的農人們，肩着寫上「青蚨飛來」，「××堂×」的褙褌，都滿裝着香，紙錢，銅元，蠟燭……

他們不停的走着，向着遙遠得似乎在天邊上那個廟走着。

廟外，空場上的雜物攤佈滿着紅的，綠的，刀，槍，假面具，洋襪，膠皮娃娃……。女人們領着孩子，孩子們拉着大人的手，買着，拿着，玩着。嚷聲，哭聲，銅元聲亂成一片。

「修好吧！發財的大爺大奶奶，有福的老太太！」

成群的叫化子，男的，女的蹲在廟門旁，斷了腿的，流着膿的，在蒼蠅的圍繞中磕着嚮頭，磚頭搗着胸，小兒化子們跟着人跑，嘴裏喃喃的求着錢。

熊熊的火光照得大殿裏金光燦爛，一陣陣的青煙從門口滾了出來；人們擁進大殿裏。

火光映紅了佛臉，閃閃的發光，和尚們的罄聲催着她們磕着頭。

這方圓數畝的空氣裏，小販的喊聲，人們的吵嚷聲，孩子的哭聲，罄聲……攪得一塌糊塗。

一羣群的人連續的擁進大殿裏，紅的火光青的煙從殿裏滾出來。

一九三四年舊作。

四，什刹海剪影

六月的天氣，世界像泡在溫水裏，偶然一陣涼風吹來，掃過青綠的荷葉，掃過一間間連續的黃蓆蓬屋，掃過搖搖的柳絲，溶化在人們的胸，臉和頭髮上。

蟬在深濃的叢樹裏嘶啞的叫着，藍天上停着幾片白雲。

人們來來往往的在潮濕的地上擁擠，像一部大機器，自然的動轉着——從容的腳步，弛緩的眼神，移動着，尋覓着，觀賞着。

「一大枚，一大枚一塊，甜炸糕喂！」

「一毛錢一堆，好香蕉！」

「酸梅湯多加了桂花啦，喝杯吧！」

「……………」

雜亂的聲音；雜亂的氣息；雜亂的陳設；雜亂的人；交織着，混合着。

海浪似的，人們集到這兒，散了，集到那兒，散了，疎密的起伏着。

「一馬離了……………西涼界……………」

「好！……………好哇！」

破舊的袍，稀亂的假鬚鬚，塗着石灰的臉，烏黑的眉毛配着一雙紅眼珠子，過着傀儡的生活，腐爛的生活。海浪似的人們，疎密的聚散着。

「就聽晚際一聲，紅光崩現……………」

破茶壺，破扇子，破……………還有個啞了的破嗓子，過着傀儡的生活，腐爛的生活。

「那位賞倆？倆……………費心……………一份。」

那邊布圍子上繪着低級趣味的大變活人，大卸八塊的血淋淋的圓畫，洋號和大鼓的聲音從圍子裏溢出來。軍樂的節奏，飯舖的叫勻響，人羣的吼聲，空氣裏像埋下了兩千磅無形的炸藥。快要爆炸了似的。浸在冰和水裏的潔白的核桃仁，藕，蓮蓬，菱角放散着芬芳的氣味。

——留在這兒的人，食慾是要突增的。

架上吸引着孩子眼睛的氣水瓶子，紅的，綠的，黃的，霓虹燈似的光芒，流動的，透明的閃爍着的夾着紅火青煙的爐鍋吐着油的氣息，肉的氣息，熱的氣息，散佈到張開的鼻孔裏。

「蘇造肉兩碗，爆羊肉一碟！」

笑的臉，無表情的臉，一張張開合的嘴，一碗碗的肉，吃着，談着。

「一毛二，兩毛四……六毛五。」

拖着一肚子油肉，走出臨時的飯鋪。

「二百喝酒——哇！」……「謝。」

尖的喊聲，油煙裏的笑容，火熱的，燃燒性的。

脫開面前乞丐伸着的黑手，用緩慢的速率走着。

「您請這兒吧！這兒涼快！」

「三位——着坐！」

白的桌布，白的壺，白的杯，一排排的藤桌椅，一圍圍的人。紅茶；龍井；瓜子；落花生；啤酒；巧格力；可口可樂；買司干，扇子——雜亂的聲浪，雜亂的氣息，雜亂的陳設，交織着，混合着。

喝着綠色的茶，望着蓬子外綠色的天，綠色的水，綠色的荷葉，綠色的遠樹。轉過臉來，蓬外有穿筆直的西裝體的，梳着司丹康的頭髮的，穿着綢旗袍的，裸着臂腿的，中西式的孩子，顛巍巍的老太太，紅唇，小脚，都在擁擠着，移動着，嘴眼手……一切都在動着，一切都在作不同式的動着。

晚風掃過荷葉，掃過一間間的黃蓆篷屋，掃過搖搖的柳絲，溶化在人們的胸，臉和頭髮上。
夕陽的紅光吻過北海的白塔，電燈亮了的時侯，這裏便更加熱鬧起來。

五，三等車上

車下響着隆隆的輪聲，窗外遠遠的田野向着車旁緩慢的轉，轉着轉着就猛的被拋到後面去了，接着又是一大片綠青的田野轉了過來。侗立在路旁的農家孩子張着大嘴向車窗裏的人喊叫，聲音像剛一喊出就被扭住喉嚨似的瞬間消逝，不若蟬聲那樣一個接一個的叫得連續不斷。

日影從右方的窗戶斜着照進，照得車中熱烘烘的，蒼蠅旋着；飛着，停落到倚着車窗與椅背角上睡着的那個胖

子的紅鼻頭上，又飛開停到脚下的一片痰上。

一種沉鬱的力量把握着這個小世界。

車門開了，兩個路警帶着一陣囂叫的輪聲衝進來，後面那個穿藍制服的茶房便「票！票！」的喊着，把聲音灌進人們的耳朵裏。睡着的人都睜開朦朧的眼，動轉着身子掏出票來預備着。

那個年青的驗票員手裏拿着把電鍍的票剪，蹣過兩排坐位中間的衣包，箱子和坐着的人，接過茶房收來的票，剪了又送回去。

一個着軍服的兵士從夢裏醒來，迷糊糊的站起來，把護照交給驗票員，看畢，便又歪着頭睡了。

「麵包煙捲，煙捲糖累！」

提着大藍子的糖販把籃子在乘客的面前照着。「糖嗎？煙捲嗎？」

坐在車門外的那個盤腿的老頭子和茶房衝突了：

「……不成！沒票那能坐車！」

「慫老修好——！」

兩個路警也停在身後，望着那個坐在車門旁不作聲的老乞丐。

「滾下去！你們這臭……」茶房的臉瘳惡的板着，抓起放在老人身旁的籃子和一個破污的小包袱向車下拋去，那兩件小東西被轉着的田野一捲便猛的拋到後面去了。

那個老乞丐仍是不作聲，手緊緊的抓住鐵柵欄柱，這使那氣紅了臉的茶房更加憤怒了——狠命的用腳踢着：「下去！下去！」（車進行着，車下響着隆隆的輪聲，遠遠的田野向着車旁轉着，轉着轉着就被猛的拋到後面去。）

狠命的踢着這可惡的老乞丐的腰，踢着那雙抓着鐵柵欄柱的乾枯的手。

兩個路警和驗票員已經過去了，站在那兩人身後瞧熱鬧的人都不作聲。終於那個茶房也罵着走了，老人拍拍身

上的泥土向看着他的人作出一無意識的笑臉。

「借光，借光。」一個瘦長的傢伙驢過兩排坐位中間的衣包。箱子和坐着的人，拉開那間廁所的門，一陣臊臭的氣味又撲出來，和車裏的汗臭混合成一團。

一個孩子的哭聲，顫抖的，燥響的破開這嚶嚶的空間。抱着孩子的那個山東婦人托着那小生命的兩條瘦腿，于是像一股瀉了的卵黃似的東西便流到地而上來，旁邊的人趕快堵了鼻孔，把衣包和箱子拉得遠些。

嗚——車頭憤怒的吼了一聲，田裏拖着車的驢子受驚而奔跑，趕車的人舉起手追趕着。

車喘息的停在一個小站上，像歡呼似的小販們的喊聲便高昂起來：「西瓜驟，西瓜！」，「喝大碗茶囉！」，「燒餅雞子！……」

買了吃食的人便坐在椅上開始大嚼了，雞子，燒餅和着廁所的氣味嚥着。

站長手裏的紅旗換成了綠旗的時候，鈴聲和車的喘息聲交雜着，車又緩緩的前進了，小販的喊聲也被拋到後面去。

x x x x

天色漸漸淡了下來，從右方窗戶照進的日影已經漸成紅色，窗外西壁山頂上只露着半個紅暈暈的太陽，緋紫色的天空鑲着海浪似的橙色的雲。

紅鼻頭的那個胖子從懷裏掏出一個古老的大懷表來，表上的短針指着個7字。「七點十分，快到x x了呢。」自言自語的，望着窗外。

天色更昏暗了，靠着窗坐着的那位穿白綢大褂的先生放下手中的報紙，提起椅下的白瓷茶壺倒一杯茶嗽口，然後又向着窗外張開嘴打個呵欠。

一個茶房走來，點着了掛在壁上的玻璃匣燈裏的半截洋蠟，一團昏黃的光便可憐的亮了，坐在角落裏的人便都

海濱的二日

徐憲寶(S2)

七月二十一號

炎熱的暑假開始了，人們仍是忙忙的奔走着，只不過在忙的舉動中，又加入了揮扇揩汗的工作，一個難得的機會使我們離開了擁擠的都市，而重回到悠靜的海濱，到的第二天晨我們就去拜望這一別三年的好友——海濱——，三年的時間巨輪已將一切都改變了，但海，仍是保持牠的莊嚴與雄壯，我們像回到老家的高興；盡情的玩鬧着。

晨霧濃重的罩着這闊大的海面，朦朧中見着一隻船的影兒，及山嶺的巨形，海水呈暗晦色，與沉重的空氣恰是相印，澎湃的浪頭，擊打着岩石，發生倒山似的轟轟聲，接着翻出雪白的泡沫退了下去……這一切好像在痛責我們來的太晚，又好像驚喜我們所在這人海茫茫中的重得相見，空氣中帶有水氣，衣服及身上都覺有些濕膩，但却是舒爽的，愉快的，霧漸漸退去，海現出了牠的真面目，金色的陽光被海浪沖成細層，平細的沙灘，也發生耀眼的光彩，我再忍不住了，換了衣服，游進了偉大者的懷抱，真痛快啊！還有比入水再痛快的事嗎？牠給我幫助，牠給我鼓勵，更給我溫柔的慰撫，我如走失的小羊，受盡了流浪的苦痛，現在重回到慈母的懷抱，我高興歡悅得幾乎流了淚，竟忘了深入力盡的危險。

在柔和細軟的沙灘上，疲乏的身軀感到失了重荷般的舒爽，仰看青天的浮雲，如薄紗，如五帶，如天女的舞衫，輕飄的流動着，更急速的變幻，海水也因牠改變容顏，或白，或青，或明亮，或暗晦，潔白的水鳥翱翔於水上，時底時高，在尋找海味以飽牠口腹，這一切使我沉醉，引些無稽的幻想，「噢噠」一聲，驚破了我的幻覺，原來

一隻老鷹將我當了牠的好養，因我是那樣死一般的不動一下，但既已近，也知道牠那明快的眼，這次是錯覺了。

啊！三年前的暑假，我不是同樣的仰臥在這裏嗎？也同樣的構造這空中樓閣，現在這裏一切，仍沒絲毫改變，但我的人情却變了，三年的飄盪，使我認識了社會的黑暗，人類的詭詐，三年前的壯志，已消磨殆盡。充滿棘針的長途。沒有同情。沒有憐憫；只是互相嫉妬。互相猜疑。更互相仇恨，真使我感到灰心。喪志。我需要休息，需要鼓勵；但人。連離却不瞧我一眼。像這樣安靜的臥在自然的懷中。直到死神的降臨。正是我所願望的，我怕回到都市中，更怕見那些戴假面具的人類，但可惜的，我究竟還是個人，不能不回到人的羣中，去和他們鬼混，還是在這有限的假期中，盡量享受吧！

太陽西斜了，像新嫁娘羞紅的臉，將縹緲的浮雲也染紅了，海水成一片金黃；那樣耀眼而好看，那個血紅球兒，漸漸下墜，海面也跟着轉變；深紅，血紫，深藍……太陽整個下去了，水面成了一片銀白，鑲着碧玉的藍邊，濕膩膩的海風，吹在人身有些刺骨，這在警告我們；「是該回去的時候了。」恨恨的伸了懶腰，在一步一回頭的留戀中，我們上了回程，「明天見吧！好友！」

一九三六，七，草於海濱

八月十六號

昨天的早晨，馮先生要回到新浦去，我們就上街去買些糕和油條來做早點，正在吃着的時候，華昌洋行的王三也來了，並且他還說要領我們到碼頭上去玩玩，我們當然是非常的贊成，點心進過，我們一行九人慢慢的往車站走去，在車站上馮先生替我們照了一張像片，後來火車囑囑的載着馮先生等四人走了，我們和他們道別了以後，就同到路警的屋裏坐一坐，喝茶時我看見棹上擺着一盤殘棋，那位警長對王三說「我倆來擺一盤吧。」王三說「我是下不過你的，」說着他們就下起來了，王三是一個很有趣的人，饒是他下不過人家，却還要說些引人發笑的

話，今天要不是我的同學朱君的幫忙，我想他就早輸了。

這時候炭車已經來了，我們就跳上了車，車拉了笛以後就慢慢的走了起來，這時在車上看兩邊的風景。實是令人心往神怡，左邊是碧綠的大海。右邊是青翠的高峰，雖然是在火車上面，我們有時也可以聽到海浪拍岸的呼呼聲與那山溪中流水的潺潺聲，我們享受這大自然的美，真是快樂極了，車兒行過那孫家山下的山洞時，使我們深深受了窘迫，朱君預先吸了一口長氣，我却用毛巾將面部完全蓋住，雖然如此，却並不減少車頭的權威，尤其是他在洞裏，特別的要多賣點力氣，有意的叫了幾聲長短調，簡直振的我們兩耳欲聾，呼吸當然是更感不便，朱君那一口長氣是不够用了，只好大量的用一點烟氣，我雖然用毛巾來過濾，但也不無煙味，半分鐘後，才出了洞，我們才又回到光天化日之中，重賞自然之樂，又過了半分鐘車已停在老窰，我們就下了車。

下了火車以後第一件東西映入我的眼簾的。就是那尚為完工的車站，（連雲站）嘿！真是美麗，實在壯觀，這是因為他的樣子完全是由於東西兩洋的式樣混合而成的，再者也是因為地位的關係。山與海的當中夾着這樣簇新的建築，當無怪其美麗。壯觀。在我所見過的南京車站，天津新站，上海北站以及北平的正陽門車站之中，我以為連雲港車站可以算是較皎者了。雖然它還有完成。

還有一件東西就是那運煤機器，一個約有半里多長的大鐵架子，看了以後使我感覺到一種威脅。因為這原是西方人的文明啊！再就是那快要成功的電燈廠。也是一個簇新的建築。前面還有一個水池。上面有個鐵管子。不停的在噴水。在日光之中現出五彩的顏色。非常好看。這時我們已經走進老窰的街市之上——老窰只有一條街。現在還是正在建設之中，將來如何，現在是不能預料的。

在老窰略事休息，我們又東行沿黃窰路到黃窰去，路在山的半腰，趨勢是向上的，所以走起來有點吃力，路依山而轉，近黃窰之一端有一山嘴。轉過它。便能看見黃窰——一團青翠的山凹。沒有街市。沒有買賣。只有三兩人家，裏面住些農夫，但那背山面水的天然景，已然可以使我們留戀了，到了那裏我們又找到一個嚮導，就是為我們

看守地畝的那個人，他領我們一直的到那水灘，好一個偉大的工程，爲那個擋水的灘，需要七百個工人，我從上面下看，工人們好像螞蟻般的在那裏殷勤工作，自思人力之偉大。真是萬物之所不能比擬的。我們又往前走，到白寶山師長的別墅——一個西式的小洋樓。前面寫着臥遊兩個字——我們就到裏面休息休息。這時就聽見轟轟的炮聲響個不住。經過打聽以後知道是用來炸石頭的。從窗中可以看見石頭在空中亂飛。工人們却都離開了工作的地點，在沒有危險的地方用午飯，所以一點不幸的事情也不會有的，這時我們就沿着羊腸小路下山，小路的旁邊俱是森林樹木，花花草草，耳邊聽到的只有嘩嘩嘩的水聲與那不絕的蟬鳴，我們的耳朵實在受了不少的罪哩，我們在一個熟人的家裏用過午餐後，又忙忙的下海洗澡，上來以後，天已不早，我們就穿好了衣服，離開了黃寓，回到老審去，走在路上的時候，我看見丁先生還在後面，我說「丁先生回去吧！不必送了。」丁先生還沒有回答，王三爹却接口道，「你不要請他回去。這點路對於他沒有什麼。他差不多買洋火打醬油都要到老審去的。我心聽了又是一陣發笑。行着路談話，就覺得路好像短了似的。一會兒已經到了老審。王三爹實在走不動了。晚上又沒有回去。他只好留在老審。我們先行回家。經過了海濱，經過了可愛的山溪。經過了孫家山。經過了墟溝的街市，太陽已經藏起了血紅的面孔。星兒們却微微的閃着螢火虫似的光輝。在照着我們進晚餐，一夜甜蜜的睡眠以後，一堆堆一片片，記憶的影子仍然日迴蕩着。

(一九三六，八，十六旅次)

音樂常識問答

劉永生(S3)

(一) 何謂音樂？

音樂是最善於表現感情的藝術。

(二) 樂音與噪音之區別何在？

凡彈琴聲，或音樂上所用的音，是由規則的振動而生，刺激耳鼓時，使人感到爽快的音，謂之樂音；凡風聲，車聲，雷聲，機聲等由不規則的振動而生的音，刺激耳鼓時不感到快感的音，謂之噪音。

(三) 旋律與和聲之區別何在？

凡依照音樂上的法則，而在使耳鼓到感爽快的範圍之內，逐次發出各種的樂音，其所形成的謂之旋律；凡依照音樂上的法則，而在使耳鼓感到爽快範圍之內，同時發出各種樂音，其所形成的名爲和聲。

(四) 何謂八音？

兩個高低不同的音，其振動數比較起來恰好是

比二的時候，這兩個音中間的高低的距離名曰「八音」。

(五) 何爲旋律的三成分？

旋律的三種成分：(一) 曲 (二) 拍子 (三) 節奏

(六) 何謂曲？

曲者，就是幾個音，就是只表示高低的一羣音，不問其強弱與緩急，而僅僅研究音的高低，所研究的即名爲曲。

(七) 拍子除計算時間外，尚有其他用途否？

拍子除了計算時間外還表示音的強弱，並且是表示強弱的返復的順序的。

(八) 音階與音程有何差異？

音階是音的連續，逐級的上升或下降，如階級的樣子，而音程乃是自某一樂音到另一個音，其中間的距離

。

(九) 何謂半音階？

一個「八音」平分爲十二段，即一個音階內含十二個半音，依了半音的階段而進行，名曰半音階。

(十) 何謂速度？

所謂速度，並非指音樂的拍子，拍子不過僅是記錄音的長短的，速度是言全曲進行的緩急的。

(十一) 何爲「音樂形式(Musical Form)」？

「音樂形式」就是樂曲的組織與構造，猶如在文學上，詩，詞，歌，賦，等種種形式。

(十二) 音樂形式的目的爲何？

音樂形式的目的，要使樂曲有合法的長度，對照，變化，統一等。其意義也與文學上相似。

(十三) 音樂史上的五樂派都是什麼？並按其時代

先後的順序列出。

(一) 宗教樂派(Ecclesiastical school)

(二) 對位法樂派(Contrapunctal, school)

(三) 古典樂派(Classic school,)

(四) 浪漫樂派(Romantic school,)

(五) 現代樂派(Modern school,)

(十四) 何爲宗教音樂？

宗教音樂就是在教會的儀式中所用的合唱音樂。

(十五) 宗教音樂派的形式有若干種？並詳述其內容。

(一) 彌撒曲(Missa)：這是中世紀以後，羅馬天主敎寺院中所用的一種祈禱歌，歌詞完全用拉丁文，歌曲則大半出自名作曲家。

(二) 鎮魂樂(Requiem)：此種樂曲多用於弔祭的時候，形式較彌撒曲稍短。

(三) 康達達(Cantata)：這種曲子的組織是非常的複雜，狹義的可說是一種從神劇與歌劇裏，除去了敘事的戲劇份子，用有樂器伴奏的歌唱形式所組成的敘事樂曲，叫作康達達。

(四) 神曲(Oratoria)：爲一種有唱無演的宗教劇，描寫某種事物直接取材於聖經，這種樂曲是用風琴或管絃樂隊來伴奏。

(五) 經文曲 (Metet) : 爲一種用和聲的聲樂樂曲，字句亦選自聖書。

(十六) 對位法樂派的形式有若干種？並詳述其內容。

(一) 組曲 (Suite) : 組曲是由許多舞曲組合而成的，這種樂曲的形式，普通在快速調之後，繼以徐緩的曲調，用交錯式編組而成的。

(二) 巴爾諦塔 (Partita) : 爲組曲之一種。

(三) 因文森 (Invention) : 是把一種樂曲作種種的展開而組成的樂曲。

(四) 新福尼亞 (Sinfonia) : 爲一種器樂曲，與今之交響樂 (Symphony) 名稱相類似，但形式不同。

(五) 前奏曲 (Prelude) : 此稱樂曲本爲歌劇開幕前所奏之音樂，然後獨立成爲一種樂曲。

(六) 卡潑立斯 (Caprice) : 卽一種幻想曲。

(七) 幻想曲 (Fantasia) : 爲一種曲體極自由的器樂曲。作者可不受一定的形式的拘束。而自由發表其

思想。

(八) 追覆樂 (Fugue) : 卽在一樂曲內，二主題相互追逐而組成的樂曲。

(九) 卡濃 (Canon) : 幾種聲音發出，早不同而互相共奏。

(十七) 古典樂派的形式有若干種？並詳述其內容。

(一) 朔拿大 (Sonata) (或譯爲「奏鳴曲」) : 是器樂大曲。形式與交響樂同，不過朔拿大只限獨奏用，交響樂爲管絃合奏的大樂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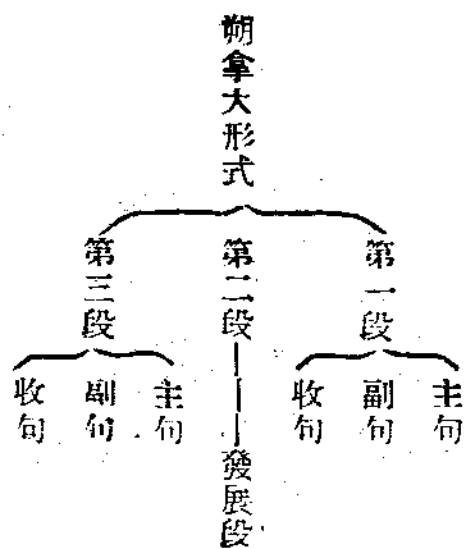
(二) 交響樂 (Symphony) : 由四個樂章組成。其各樂章，都可獨立成爲一樂曲，通常的形式如下：—

第一樂章 Allegro (快活而速)。

第二樂章 Andante (步行的速度)。

第三樂章 Menuetto 或 Scherzo (舞步或歡樂式之拍)。

第四樂章 Allegro (快活而速)。



(三) 司伴樂 (Concerto)：爲一種鋼琴或提琴之獨奏曲，形式略與奏鳴曲同，所異者司伴樂無第三章。

(十八) 浪漫樂派的形式有若干種？內容如何？

浪漫樂派與古典樂派在音樂形式上，二者並無十分差異，惟就作曲精神而言略有不同。古典派重形式，浪漫派重內容。浪漫派不重形式，變化無定。

(十九) 現代樂派的形式如何？

現代樂派較浪漫樂派尤爲自由。以致使音樂之形式成爲完全自由不拘之物。故現代之朔拿大，交響樂，皆脫去形式之拘束，或縮小，或放大，或取極自由的形式

(二十) 何謂「聲樂」？

「聲樂」就是以人的喉嚨爲樂器來演奏音樂。

(二十一) 「月光朔拿大」(Moonlight Sonata)

爲何人所作。

「月光朔拿大」爲德國大音樂家貝多芬 (Beethoven) 所作。

(二十二) 卡門 (Carmen) 爲何人所作？

卡門爲法國音樂家比才 (Bizet) 所作。

(二十三) 未成交響樂如何人所作？

「未成交響樂」爲德國「歌曲之王」舒伯特 (Schubert) 所作。

(二十四) 樂器分若干類？並分述之。

(甲) 絃樂器：

(A) 用弓的：如西洋之提琴，中國之二胡等。

(B) 彈奏的：如西洋之曼得林 (Mandolin) 等，中國之月琴等。

(C) 擊絃的：如鋼琴等。

(乙) 吹樂器！

(A) 雙舌的：如渥濶(Oboe)等。

(B) 單舌的：如塞克斯風(Saxophone)等。

(C) 吹口的：如長笛，簫，笙等。

(D) 鍵板的：如風琴。

(E) 銅質吹口的：如康奈脫(Cornet)。

(丙) 擊樂器：

(A) 定音的：如旋轉鼓(Timpani)。

(B) 無定音的：鼓，鑼，鈸等。

(二五) 何謂管絃樂隊(Orchestra)?

管絃樂隊爲團結絃樂師、吹樂師及擊樂樂的樂師組成的樂隊。

(二六) 何謂軍樂隊(Military Band)?

軍樂隊係由用木質及金屬吹樂器及擊樂器組成的，宜於戶外演奏。

(二七) 音樂會的種類有幾？並分述之。

(一) 獨奏音樂會(Solo Concert或Recital) (如提琴獨奏 Violin Recital等)：爲一個人獨自演奏一種樂器或獨唱的音樂會。

(二) 聲樂音樂會(Vocal Concert)：爲演奏聲樂歌曲的。

(三) 交響樂會(Symphony Concert)：是專演奏交響樂的。

(四) 通俗音樂會(Popular Concert)：是演奏淺易而一般人所喜歡的樂曲的。

(二八) 何謂音樂上的三大B?

音樂史之三大B，係代表近世史上三位大音樂家。因爲他們的名子都是以B爲起首所以稱爲三大B。

(一) 巴哈(Bach 1689-1750) 德國人。

(二) 裴多芬(Beethoven 1770-1827) 德國人。

(三) 勃拉母斯(Brahms 1833-1897) 德國人。

(二九) 何謂絕對音樂?

凡不包含客觀描寫的音樂，不借重外界感受的客觀

印象，而可表現出純粹高超思想與感情的音樂謂之絕對音樂。

(三十) 何謂描寫音樂？

描寫音樂是借重外界事物的對象來作描寫模仿的一種音樂。

(三一) 描寫樂曲的內容為何？

在昔往不過僅是描寫自然界的音韻如風雨聲，鳥叫聲，獸叫等聲，然至近代，所描寫的事象也漸次的增加起來，大致我們可以分牠為五種：

(一) 模仿自然音 純客觀的描寫樂曲。

(二) 自然音音樂化 主觀加客觀的描寫

(三) 詩的描寫 重主觀。

(四) 心理描寫 印象派。

(五) 戲劇的描寫 標題樂最高點。

(三二) 何謂標題音樂？

標題音樂是一種由絕對樂曲變化演途的一種器樂曲。作曲家可以自由標取一個題名，努力的去描寫一切風景事象或人類情緒的過程，創作某種樂句來暗示標題的內容。

(九月十一日)

深 霄 雨

曹 宗 琦

雨夜，
送不走寂寥。

在白紙上點些粗重的點子
節奏着窗外的淅瀝，
不敢多思，
怕雨打入心坎勾起病痛。
翻着破碎的書本
一頁，兩頁，三頁。
頁頁有過去的舊賬
任你白了髮也還不清。

聽厭了
異鄉的雨。
管他呢，
倚窗人的頭髮如何，
且喘息着
且聽這聽倦了的深霄雨聲。

明朝小青蛙會叫得響亮些
吧！
小孩子赤足過街心
採蓮蓬尋菱角的往事，
往事也只是往事而已。

家鄉的草
家中簷頭的馬尾草
更茂盛了吧？
當祖母拄着拐杖走過院心
抬頭望見的時候怎樣呢？
赤足爬房的孫孫們，
在千里外
連思潮都停頓了

雨聲漸小，
深霄漸明
然而——
雨夜
總送不走寂寥。
一九三六，八月十八日

到了『武漢』的前後——通訊

王德輝

做夢似地畢了業，又做夢一樣地考完了大學，現在又做夢似的到了武漢了，因為從先都沒有思索過想到過這些，即使思索過想到過，也並不是與事實一樣地，所以算做夢吧。

回想在燕大考試的時候，作文題是憶母校，但的確那時候真不知從何處憶起，而現在母校的影子，一件一件却都襲上寂寞的羈旅人的心頭了！

看到了武大的東湖，就想起潞河湖來；想到了湖水清淺，也覺得神往，而並不覺得渺小，住在宮殿式的樓房，更想起我會住過二年半的醫中宿舍來，文氏樓鬪友樓都到我心目中了，想起當我在臨別潞河的最後一眼時，我恨我不應該閉了一下眼皮。

有人會討厭我的留戀之情，但那是自然之情呢，雖然有時我恨我的家鄉的一切，但一到異鄉爲客，心情便

改變得利害了。過了黃河，便望着故鄉興嘆，過了大江，便連黃河也望不着了，見了河南山西鄉音差近的人，便異常親熱呢！

我記得一個月的考試忙，曾經使我煩惱，但是過去了，兩天兩夜的火車又會使人難過，但是也成了過去，現在暫時寂寞，也許不久便成了過去呢，不過現在我是渴戀着家鄉，深憶着母校與舊友。

我現在沒有法子來和舊友們會晤，只好用了寂寞的時間，通一個平安的消息，我仍舊持着忍耐的心，忍耐到我們會晤的一天，還和我曾經忍耐地經過一月考試時期一樣，假使東湖水成了我的心，瑤珈山成了我的質，那我也就不會煩憂了！

現在我想正是協和胡徵暑期生活稿件的時候，我捨不得潞河，所以大胆的把我的到了武漢後，一點心情與

景况寫一寫，作爲第一次和母校的通訊，我想我的名字，大家也不會陌生吧？我還願永作潞河的學生呢！

忍耐是必要的，我信這句話，假如我不忍耐的話，我現在會被寂寞與厭煩燒死的。

初作旅人的我，酸味乍嘗，真是淒涼孤寂，當夜行車一點點離家鄉遠時；我的心也一點點的沉重，過了蘆溝橋，黯的夜色，軋軋車聲。知道去北平又一程了。過保定時，天色已黎明。一些陌生人下車。又換一些陌生人上來，第一夜就過去了，還有二天呢……

白茫茫的，衣帶水。

一帶廢丘，是漳河渡了。

胸中定印着袁紹，曹公影子

行人一聲長嘆，

「是近河南地了！」

蘆溝橋又許遠了呢！

石家莊順德漳河漸漸過去，便是邯鄲；

……

學步邯鄲嗎，我的心都亂了，

造黃梁夢者何在呢！

旅人不待等到江南，
壯烈之夢已破碎了
雄心放在袖里。

……

平日所企念的黃河橋，在夜過了。新識的同伴指點着百孔或橋，橋下的水聲湯湯，燈光下轉出黃河雄姿；是淘盡千古的黃河啊，

鐵橋已不完整了！

聽水波聲湯湯，

激起旅人的心腸，

多少英雄從水花逝了

然而洗不盡羅客的淚。

是千古氾濫的黃河啊，

鐵橋已不完整了，

水的嗚咽聲在嘆息着燕省塵：

讓夜色來掩住你不平的臉容

掩住我，新皺的眉峯吧。

……

在河北時一片高的莊稼觸在眼裏，在河南一片平原

綠滿千里，別有意味，武勝關北間有水田，白鴨鷺對對遊戲，旅客眼目一寬，鷄公山則山勢排雲迴合，車在山，經過，山圍中綠竹成林，林木叢集，武勝關形勢很險？車過山脚見山根石壁的峭拔挺立，倒令我興奮，暫時地掀起了堅忍不拔的精神，山川的影響人的心裏真不淺啊！

到了湖北，平原中多爲水田，不然也是「半畝方塘」到處可見，古所稱雲夢澤地，于此可知，湖北房屋似有點湯事；頂子只一片木板上面排列着瓦，亂七八糟，假如沒有北地的大風，我看全得吹壞，此次遠行，也算開開眼界。到漢口過江岸，見江波千里與小帆船，整天風味使人牛感，抵大智門則萬家燈火近黃昏。下了車吧，北望家鄉，眼酸酸而已，飛不回去了！

當夜（九日）即渡江過武昌乘汽車到珞珈山，住宿校內，校內同學幫忙甚多，不然行李全得丟去，那里脚行和洋車刁的利害，像要生吃人，假使我的手提箱要沒拿結實的話，也就被他們搶跑了，一羣鴨子似地叫喚，討厭得很。

是革命的策源地呢，

是繁華的都市，
肉的金粉的氤氳香
掩不住羣鬼的叫聲。

我愛聽九頭鳥的鳴聲啊
但我怕這些餓鬼的吞噬，
是些不變原形的夜叉，
在等待陌生人的來臨！

怪鳥鳴聲一飛而遊了，

這魑魅吧，永在伺着行人！

.....

真是像杜工部的詩所咏的，我不怕「文章憎命亡」，
倒怕「魑魅喜人過」。

一路上眼車行太慢，到了時却眼車行太快了。沿路
站。見鄉人叫賣西瓜。鷄子薰鷄。菱角果。蓬頭泥面路
道旁。想起趙望雲沈逸千的旅行畫來可惜我不會畫。

北地的風吹我到天涯去飄零。

江汴的水留我小住。

東湖清清。獅子山玲瓏

暫作我的宿處。

經過了山幾程水幾程。

平原千里青青；

這陌生的遠路。

夜聽江風的如怨如訴。

在暗阻點着旅人的心事。

舟中人窺着之鎖的燈火。

那不是家鄉。

點的夜色早迷了北來的路

和天心上消不盡傷感

讓寂寞的煩憂

遠助燃着思戀故鄉的胸腹。

臨行時的壯志豪情。

如今只有天曉得，

星星閃腹中八回把忍耐的心

從新將雄心提起，

我算作武大的學生了，但假使我有同學同來是多們

快樂，可最沒有呢！……因此雖有像個小海的行小帆船

的幽美的東湖，像梅花的大樓，獅子山上宮殿的樓，都

更使我煩眼，這校中河北人不過兩人，今年才考上十八個，華北的人都不多要想如在家鄉讀書的快樂，真不容易啊，真是不出門不知出門的苦，埋首幹吧，希望明年有些舊同伴來。

現在一切手續還未妥，什麼情形不盡明瞭，俟內部都知道了，再向同學解剖介紹，究竟好不好。不過這地方進武昌來回還得五角錢，終年只好處在學校里混（校中地方却大的很），假使一個煩燥愛玩的人，一定受不了寂寞呢！（有錢都沒處花去）

這里學生在齋舍中很隨便，都是小中衣中褲，次則襯衫西褲。簡樸得很。有點浪漫味。吃飯北方人却有點不便——雖然有華北膳廳。我現在一切都在忍耐着。

望諸君現在就得忍耐一切。下一點工夫。好預備着忍耐考試的苦。假使日後遠行話也是要忍耐的。以後關於武大設施江南情景以及投考種種有機會再報告吧。惠民。天授。讓我寫一點東西。在心未定時。先把這點暑中生活情況塞實。假使還看得過去的話。

津九。十一日

苦瓜書屋碎文

趙維嶽(S 3)

(一) 苦瓜書屋釋名

苦瓜者余書屋名也，習用已五年，冬園且曾爲之書額，而不知何以名此也，或謂昔者石濤和尚自號苦瓜和尚，苦瓜之字殆導源于此歟，曰然曰否，夫石濤爲有清畫家山水巨擘。格調奇異，設想超俗，有如文章中之袁才子。時人目以狂怪，後世取爲師法。小子何物敢竊取先賢之名以名屋？然古今之字不多，今事日繁于古，歷代之人亦自多于「某代」此所謂全大其分也。推古人取名何不以「一，二三」或「I, II, III」之蘇州碼？惟恐數字有限古往今來之人無窮，墓誌賬簿契約易于混淆，故不以碼名人也。文字複雜之數碼也以一部有限字典，爲古往今來人取名，何得而不重？故無怪萬里有張趙，其昌有董趙，子久有黃劉（今人）懷民有張周（張爲東坡志林承天寺夜游之伴，周爲今人）以至「文魁」「文元」

「學敏」「文敏」「小三」「二禿」層重不絕也。余之書屋同于大滌子復何妨之有？況石濤爲光頭和尚，余爲蓬髮後生，形色自邈乎不同，何患冒牌頂替也哉？

或曰大滌子爲有清一代奇人，詩文書畫皆清雋超脫，風骨奇雄，取以名屋，以示景仰。余亦不能緊閉牙關，搖首如輪，堅持不可。然此外別有取義焉。世之名瓜者皆美其名曰：「甜瓜，香瓜，蘇瓜，或以形取名曰矮瓜，絲瓜，以來源取名曰西瓜（五代時自西域傳入）胡瓜（即王瓜俗呼黃瓜）未有以苦瓜名者，豈俗謂「實瓜不說瓜苦」歟？實則世人何必盡皆賣瓜者。賣者自諱莫如深，不賣者亦何必不敢名之，其亦如諱「赤黨」而禁言「吃糖」之意乎？其實紅者自紅黑者自黑，苦不苦自有瓜在也。因取此意以名屋焉。

名爲書屋則必有書，有則云有矣，然無宋版，元版

，明版，或名齋，名閣之版亦無甚奇書。愛書而力薄，常至市場，散攤，翻閱，「划價」，買破書，殘書，一扣書，歸後整理自校，故賤書居多。賤書自不配置之淨几明窗梨檯檀檯實則亦無力以致之，只置于破桌殘案橫堆豎碼而已，故曰書屋，而不敢以齋自居也。是爲釋名

(二一) 八月日記一頁

十六日：

往日逐時授課，如應役，如還「印子錢」筋骨皆感束縛不快，昨日乍一結束，如久病初愈，大枷初卸，心窩毛孔都覺一片輕鬆也。

早飯罷，去學校「聊天」，遇天授。伊近搜求民歌頗力，前曾懇余引伊購買舊唱本。今欲偕往，初以畏熱不肯行，強之乃可。

沿街穿巷，趨牆蔭，逐樹影，隨走隨談，天授口不絕「詩」字，蓋近日小雅會刊伊詩，高興所致。此亦「協和湖畔詩人」之本色也。

至萬壽宮，布棚，長凳，簇簇觀衆，江腳行人，揮破芭蕉扇之西瓜攤，亦觸入眼簾，竹板聲，大鼓聲，水

聲，(註)與「大枚塊」「大枚碗」聲，嘈嘈雜雜耳目不暇接顧，三步兩步即直向路北之秀文堂，秀文堂者，通縣今日唯一木板書鋪也。自五經四書村塾之名賢集三·百·千·四六言下至馬寡婦開店之小調無一不有，破舊門面，一如生意之冷落，門前曾一度懸紅葫蘆掛紅布大書「東路燒酒」冷落亦可想見矣。

天授意在嘆清水河一類舊唱本，不意一經詢問，老板遽云：「向存木板唱本頗多，苦無人購，前日突有北平張某，連書上近寸封塵以二元購走矣」天授見意中物不可得，頗快快，大呼倒罨不置。

驟見案上放舊書數羅，觀之，爲日知錄餘，李笠翁一家言，及上下類腋，詢之索價每種一角五，但云已不甚全，素愛李笠翁之名，今見索價賤出意料，道以五角并購之。

日知錄餘歸天授，一家言自留，旁午歸家，脫衫赤背，托書展席，于樹蔭下仰臥跂足而讀。每至會心處不覺嗤然自笑，心花頓開，如故友久別重逢傾懷暢叙，而忘夏日蒸蒸，蟬聲噪噪矣。晚飯不忍釋卷，展放身旁，以窩頭鎮書角，雖有微風不足爲擾，左手執食，右手執

糲，口嚼食味，心嚼書味，其清淡深長之味殊別緻也。

飯後日已入西山，炎威少息，樹蔭牆角已覺暗淡糲糊，此時讀書如吃胡桃滋味雖長，眼剝殊感澀困。

余家依牆今年新蓋平屋二間，中置亂柴，破木，草料，以備陰之需，石灰坊屋頂，平坦可人，可坐，可臥，可酌茗，可讀書，傍晚夕陽初沒，炎威漸消，微風吹動，正可作涼台用也。屋之北山。爲舊房南山，舊房已折去，留下一段短土牆，以斧鑿斷出層級，卽爲緣梯，携出拾級而上，鄰舍房屋庭院，村樹蘆葱，小圃秧畦，塊塊如豆塊布，綠野如絨毯，路如交線，遠近一一入目矣，此時西山只在牆頭上；暮靄濛濛，山影與天上晚霞相接，一片淡紫，若斷若續，若有若無，愜富靜穆意味，橫臥屋頂，讀書賞景，不勞而並得，亦一快事，以處境較高，涼風先得，蚊蠅亦不得逞，復無揮扇之勞，此一舉而三得也。

(三) 小簡

x x :

明信片收到，北平生活偏饒興味，不覺心嚮往焉。惟

「吃拉均好」之「拉」字，不覺引起去年此日北平印像，阿摩尼亞味似猶縈繞口鼻之際也。

日前騎車赴平訪人皆未遇，想必臨行未看玉匣記所致。傍午無事去北平園抹油看書，遇維屏。阻雨——眼看黑雲西南來，霎時風雨大作，隔窗望琉璃瓦壘，檐響如串珠，如銀絲，因風吹動，時時成排左右搖動，或飛濺，不意黃塵十丈之都市亦有自然奇觀存乎其中也。

雨後乍晴。急走。不想在景山東街，復傾盆直注，淋得如落湯雞，晚宿東城，幾爲風打雷線所電死，(傍邊已死一個) 玄哉！

入夜着草鞋，同延根趙水逛市場，鞋不襯足，時磨踵趾，在市場人叢中。復不肯跛行貽笑大方。此時滋味殆與林冲走入野猪林相去無幾，殊別緻。就便購竹籬書一冊，破兩毛。歸後趾間殷殷矣！

(四) 小簡 (二)

x x 兄：

通站一別匆，月餘。鄉間生活不計時日，故不覺其長也。昨接來信，所述近況，多快心事，不禁對信自笑

。暑假中得數信，此實最快心之入也。

別後不二日即有×師介紹爲人溫課，每日上午兩小時。初時天氣尚可，未見難受。後來，去時已走得脊腋津津，更在屋中著長衫斯斯文文，困坐講述兩小時，便有點「够勁兒」了。課畢回家，烈日當頭，只靠這點蓬蓬亂髮來折衝，確也够支撐的。到家，長衫脊背腋窩之處已被汗濕透，聯成三位一體了，這營生真不是人幹的，不過世間焉有不勞而獲的事？想到這裏，心氣就坦然了。

每日歸來，進門，脫去長衫，長褲，如脫去一身刑具，赤背短褲跣足拖鞋，又成了自然人。一手持書一手揮扇，跛足仰臥，則書扇隨手自落，齧齧睡去。醒來，一片炎陽已轉到西南角落了。

醒後有時作畫，水墨橫陳，信手抹去，一日熱勁兒，疲倦……皆從心中，臂上，腕上，手上，而洩入紙上畫上，樂亦在其中矣。有時爲償書債，時相催迫，殊欠自在，若遇劣紙惡絹與筆墨格格不入，亦是太煞風景事。沙果一斤，甜瓜幾個，與姊妹爭吃是最痛快事，一片天真復活，不若講書時，整襟危坐，手指口述之拘禁

也。

門前有小圃。午睡初醒，或久畫手疲，則戴大草帽持小鋤，鬆落花生土，培栽紅柿，雖依舊炎陽直射，脊腋津津，却別有一番酒脫滋味，猩紅柿十餘株，足供全家日用，口渴天燥輒摘吃，「手植者，類食彌甘」格外覺得滋味甘美。

臨放假時，此地苦旱，一片荒地滿覆着黃土板，煞是令人心焦，父老成日沒事作，無精打彩，嘆嗟之聲不絕于耳，近日忽得透雨，全忙着改種。成天聽着「換種子」，「尋種子」，大地三五一羣全都播種，春天景象復活了。天公確有返老還童之力啊！

來信說你們附近有××河，每日同妹妹去洗澡，論在大樹下乘涼。讀之不禁心嚮往焉。彷彿一片蟲聲一陣鳥鳴，微風吹動，綠蔭拂人的影子映現眼前了。我家附近無水，去年前年洗澡全上協和湖或運河去，可惜今年，協湖游泳已懸爲禁令，運河太遠，又是一條黃泥漿，只好在院中屋中悶着吧！看看下之琳的酸梅湯聊以望梅止渴而已，我村西端原有一株大柳樹，半畝綠蔭，可遮日，可避塵，往來行人站位，可以解開鈕扣讓涼風從懷

裏打穿堂；鋤地的長工可以坐下，吸袋烟聽聽蟬叫。原
是够美的。可惜經濟恐慌的長波巨浪從雜誌上，報紙上
，名人的演講裏，飛來，連樹根全拔走了。而今只剩下
一片枯焦的黃土。和一個美的回憶了。

村西古柳一去，西望遼闊，無一障眼物，此時青苗
初離地皮，油綠茸茸，如一片綠毯，如止水浮萍，晚間
自與天上雲霞相映生趣。望遠山望孤松，看飛霞看歸雁
，全富于靜穆意。累一天，熱一天，此時不覺心怡神曠
，右軍所謂「情隨境遷」信然。

入夜園外場院鋪席一領，促膝而坐，與父老說先朝
事，揮芭蕉扇，傾耳靜聽長毛造反，造私爐錢，請神附

體，呼呼吹氣之義和團，小扇翩翩離地三尺之紅燈照，
東洋兵，黑鬼子，不一而足，以至誰家姑娘，誰家貓狗
，誰的年青時候，什麼山，什麼縣，什麼店，什麼果樹
，信口開河，正所謂如行雲如流水，發其所發，止其所
止，一片無罣礙無思慮的心情，津津的趣味，勝似幾杯
冰淇凌也。

暑假閒暇殊不易得，望趁此時光多痛快玩玩，多痛
快寫幾封信，等到開學時，盼望彼此面色黑紅，相對默
然一笑，那就够了。祝好！

x x x

註 夏日市井賣冰水梅湯者，以二小龍形之銅物，缺心者居上，隨手顛之相擊出聲，清脆可耳，以代叫賣，俗呼曰「冰啤
」(讀如這阿兒)

本學各科教員數目——二十五人

新聘教員	總人數	自然科學	數理	史地	國文	英文	體育	公民	音樂	圖書
1	4				1	1				
2	3			3						
					4	5	2	1	2	
										1

學校消息

公函往來

本校以本年畢業學生投考大學恒被誤認曾經呈請河北省教育廳通函解釋茲爲外人明瞭真相起見特將往返公牘公布如左

函呈河北省教育廳

敬肅者：現以職校高中畢業生投考國立中央大學等校均被誤認職校係屬「冀東」範圍拒絕報名致使各生升學志願蒙受打擊實堪痛惜伏思職校隸屬鈞廳迄未變更在教育部亦均有案可稽乃各大學不明真相擅自拒絕殊殊扶持教育之至意爲是懇請鈞廳俯賜通函國立各大學予以解釋並將「冀東」範圍內所隸屬之私立中學校名詳細開列俾各校學生得以投考實爲德便 謹呈

河北省教育廳廳長

河北省私立潞河中學校校長陳昌祐謹呈

教育廳覆函

字第六五八號

案准

貴校函以畢業學生投考國立中央大學等校均被誤認拒絕報名請通函國立各大學予以解釋俾各校學生得以報考等由：准此。除由廳通函國立各大學解釋查照外相應函覆查照 此致

私立潞河中學校

河北省教育廳啓 二十五年八月八日

再呈教育廳

呈爲職校畢業生周允等考入清華大學仍令請發證明書請鑒核分別轉請解釋及驗印指令祇遵由

爲請示事：竊據職校本年高中畢業生周允張宗類鄭

二十五年八月一日

林慶管玉橋等聲稱：「現經考取清華大學接該校註冊部通知以潞河處於「冀東」區內須遵部頒「冀東」各縣本年度中等學校畢業生升學辦法另向

河北省教育廳請求查考其原校之學籍及成績並由教員二人以上證明其畢業資格再由廳核發證明書方准入學又本年畢業證書上蓋有「省政府咨准教育部准予會考」戳記該校視之亦起懷疑」

等情前來查職校本年畢業生投考國立各大學時有被誤認拒絕報名情事發生曾經懇請

鈞廳通函解釋在案茲該清華大學不加查竟對錄取學生肆意挑剔視我河北省私立各校與「冀東」政府所轄學校並無分別揆之情理似有未合又現聞其他大學對「冀東」私立中學畢業生升學亦有如此手續實與各校學生升學前途以極大困難殊深惋惜究竟部令所謂「冀東」各校係專指「冀東」政府所轄學校而言？抑係河北省所轄之私立中學亦併入其中？應請

教育部明令解釋。以利遵行。至於清華大學。註冊期近。各該生志切升學為應急需起見。暫由職校另備證明書各一份。呈請

鑒核驗印。是否有當？統候指令祇遵！

謹呈

河北省教育廳廳長

計呈送

證明書四份

河北省私立潞河中學校長陳昌祐謹呈
中華民國二十年八月二十八日

為學生周允等攷入清華索取證明書事

再呈教育廳

敬肅者：竊查職校本年高中畢業生周允等投考清華大學仍令請發證明書等情業經呈請

鈞廳轉請

教育部明令解釋在案昌祐復於八月二十九日親到清華大學註冊部與該校招考主任面洽並對本年畢業證書上蓋有「省政府咨准教育部准予會考」戳記一點加以說明於是該校亦無異言昌祐以為該校所以發生誤會者即係

部令所謂「冀東」各校未將我河北省私立中學與「冀東」政府所轄學校加以分別故且職校日來先後接到本年畢業學生報告如東吳大學吳松商船專校等校對取錄新生均有如此手續若非再經

明令解釋恐我河北省私立中學畢業生反無升學資格矣理合再請

鈞廳俯察前今呈報各節迅予轉請

教育部明令解釋以利各生前途實為公德兩便 謹呈

河北省教育廳廳長

河北省私立潞河中學校校長陳昌祐謹呈

二十五年八月三十日

函致清華大學

逕啟者查敝校本年畢業學生周允張宗類鄭林慶晉王橋等考入

貴校於呈驗畢業證書之外仍令請發證明書一節當經敝校

陳校長於八月二十九日親到

貴校與招考主任面談將該校實況與不能請發證明書之原

因加以說明當蒙

諒解最後商定一面仍由敝校呈請河北省教育廳轉請

教育部明令解釋在未奉部令以前暫准敝校學生理行繳費入

學以後總有問題亦由貴校與敝校當局直接辦先俾各生得

以安心學業等議茲屬

貴校註冊之期務請

查照辦理無任感荷此致

清華大學

河北省私立潞河中學校謹啟 二十五年九月四日

河北省教育廳指令

字第五十號

令私立潞河中學校校長陳昌祐

二十五八月三十日呈一件畢業學生投考大學被誤認

令請發證明書請轉部明令解釋由

呈悉據呈各節准予函向東吳大學及吳松商船專校解

釋查照所請轉呈教育部明令解釋一節應無庸議仰即知照

此令

廿五年九月五日

河北省教育廳指令

字第五十一號

令私立潞河中學校校長陳昌祐

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呈一件 呈為畢業生周允等

考入清華大學仍令發證明書請鑒核分別轉請解釋

及驗印指令祇遵由

呈件均悉查該校情形與「冀東」名義各校不同教育

部令再由廳核發證明書之例自不適用業據前呈通函國立

各大學解釋查照在案茲將原函檢發一份仰即查照轉飭該

生等連同此令持赴清華大學接洽升學可也件發還此令

計發還證明書四份

又附發原函一件

廿五年九月五日

為本省「冀東」境內中學師範畢業學

生投攷升學辦法函請查照由

逕啟者：查本省「冀東」二十二縣境內中學師範各

校畢業學生持有「冀東」名義證書者如何投考升學會經省政府咨准教育部二十五年發普式〇第一〇〇五五號咨內開

「案准貴省政府廿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咨以冀東中等學校學生持有「冀東」名義證書可否准予應升學考試彌核覆等由到部查「冀東」中等學校學生投考各專科以上學校應先准予應考惟爲杜絕假冒起見凡在二十三年度以前「冀東」各等學校畢業者應予考取專科以上學校後請求河北省教育所審核其成績及畢業證書其無訛冒情形者由所給予證明書各該生憑此證書方能入學至「冀東」各縣本年度中等學校畢業生如投考入專科以上學校應請求河北省教育廳查考其原校之學籍及成績并由原校教員二人以上證明其畢業資格再由所核發證明書俾獲入學准咨前由除令各大學遵照外相應咨請查照辦理並轉飭河北省教育廳遵照」

等因准此並經通令省私立各院校遵照在案茲據本省私立瀋河中學校函稱

「現以職校高中畢業學生投考國立中央大學等校均被誤認職校係屬「冀東」範圍拒絕報名致使各生升學志願蒙受打擊實堪痛惜伏思職校隸屬鈞所迄未變更在教育部亦均有案可稽乃各大學不明真像擅

自拒絕殊失扶持教育之至意爲是懇請鈞所俯賜通函國立各大學予以解釋並將「冀東」範圍內所隸屬之私立中學校各詳細開列俾各校學生得以投考實爲德便」

等情據此查本省私立瀋河中學田氏中學昌黎匯文中學豐樂中學等四校雖位於「冀東」而其名義未改仍屬本廳管轄該校等學生畢業證書仍呈由本廳驗印其情形與「冀東」名義各校不同據函前情相應函請查照以上四校學生如持有本廳印發畢業證書者請即准予報考爲荷

函致清華大學

逕啓者查敝校本年高中畢業生周允等考入貴校仍令請發證明書一節曾經敝校陳校長親到貴校註冊部予以解釋並一而呈請河北省教育廳轉請解釋在案茲奉指令第五一號內開

呈件均悉云云件發還此令

等因附發原函件「查部令所謂「冀東」各校係指「冀東」名義各校而言河北省私立各校當然不在其中奉令前因奉此合再檢同原函一併函達即祈查照准予各生繳費入學以符功令爲荷此致
清華大學

謹啓 九月七日

編後記

這一期協和湖編好之後，覺得我們的責任確實做得歪了，思想思想其中的原故，似乎有幾種顏的事件可指：一件是我們的徵文啓事會經明白寫過的；我們將拿出大部分的篇幅來刊登以暑期生活爲中心的稿件，然而這故事的所言終竟滅跡了；並沒有一篇可以放到這樣材料的名義上。其次是文藝稿件佔去大部分篇幅和這刊物的頁數轉薄。

前一個的原故是我們統共收到這類的稿件三篇，且不能刊用，使我們想不出好的補救辦法，因此只得失信；第二件仍然是同學寫文藝稿的較多，我們又不忍割愛，有幾篇因爲收到較晚的原故，只得放到第二期，好在這僅是時間上的遷就，一方面是經濟力的不允許我們加多篇幅，我們只好這樣做，作者讀者總會相當的原諒吧。刊物的本子薄是事實，但我們要請同學注意的是，每頁的字的容量。

以後我們盼望同學能給我們以各方面的助力；刊物的是否充實同學多少似乎該擔當點責任，就是請同學給我們指教，送給我們刊物上需要的稿件，事實上惟有這樣做，而且必得這樣做才可以有往日的效果顯示出來；如果專在內容的好壞上對編者苛責，編者實在是背了黑鍋，受沉壓的苦，但却無法喊叫，因爲根本收不到幾篇同學的稿件，因而編出的刊物上難免擺滿了編者同人的稿件；因爲這刊物我們不得不出。倘若同學有同樣的「覺得」的話，則請與我們以「助力」！

下一期我們準備印一點「關於科學的」的稿件，希望同學能在這方面多寫一點。至於成不成，我們還不大敢管保。

第二期的出版期是：十一月十五日

(編者)

協和湖 一六卷

中華民國廿五年十月十日出版

編輯 河北通縣新城南門外
發行 路河中學學生會學藝股

本期售價 角

徵稿簡約

- 一 凡與本刊旨趣相合之稿件均所歡迎。
- 二 文稿須署真名，下註班級。
- 三 文稿請用稿紙抄寫清楚。
- 四 如以封面畫投賜亦所歡迎。
- 五 文稿一經登載按頁酌酬現金及本刊。
- 六 來稿編者有增刪權，不願者請聲明。
- 七 領稿紙處：二五五號，七十號，二六六號，二九〇號。
- 八 交稿處：同上。
- 九 本刊通信處：路河中學校二六六號。